

書叢話童界世

# 集話童牙班西

譯年達許



行印局書華中海上

## 譯者小序

西班牙童話集既已譯完，照例須於卷首隨便說幾句話。但是雖說「隨便說話」究竟不能「胡說亂道」的，所以我就把西班牙的歷史、地理、風俗、人情等等，拉雜寫一些，使各位讀者對於西班牙略略有些認識，然後閱讀流傳於該地的童話時，更加覺得親切有味。

###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

西班牙共和國的位置，是在歐洲南端的半島上。這個半島，名叫伊比利半島（Iberian Pen.），突出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中間。那地方，原是一片高原，所以河流湍急，不大便於行船，只因國境的四週，除去西首緊貼葡萄牙外，完全臨海，所以海運很方便，國民都長於航海，在四百多年

前，也是一個在海面上稱霸的強國。牠建國的時候，約在公元一四六九年，國勢很強，和當時的葡萄牙在海上爭逐，正如現在的英、美、日、法等國一樣。公元一四九二年，他們資助哥倫布航海西行，發現了美洲大陸，到現在還成爲美談。

西班牙自從藉哥倫布找到了美洲大陸以後，他的殖民地便由歐洲擴張到墨西哥、秘魯，而遠在亞洲東南的菲律賓羣島，也被他們佔據去了，一躍而成歐洲唯一的強國。當時能够和他匹敵的，只有他的鄰居葡萄牙；但到後來也曾被他壓倒。那時，西班牙國勢之盛，比較現在的英國還厲害。

可是，不幸！「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香，」到了十九世紀末葉，他的國運日衰，自從和美國交戰不敵，菲律賓羣島被美國奪去以後，他就一

蹶不振，在國際間已不能有所作爲了，到現在，編歷史的先生們提起筆來，對於西班牙只能這樣敘述：『西班牙國境，面積約五十萬五千方公里，人口約二千二百萬。富有銅、水銀、鉛等礦產，農業也尙稱發達。只因人民習性貪懶好高，賤視勞動，所以許多大企業，如礦產的開掘等，大都由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在那裏代辦。現在雖然已經推翻君主專制的政體，建立共和國，國勢恐仍難振作。』——我們中華民國過去的情形和西班牙相彷彿，而現在的情形却還遠不及西班牙，兩兩相對，真令人不勝感慨也！

關於西班牙的歷史和地理介紹完畢，現在且來談談他們的風俗人情。

西班牙有一種『國技』那是名聞全球的，就是『鬥牛』鬥牛並

非單單是一種遊戲，大多是利用他來賭錢的，所以每逢鬥牛的時候，舉國若狂，有許多人竟因此傾家蕩產而不惜，實在是一種陋習！他們還有一種奇怪的民族，就是吉卜西人（Gipsies），專以歌舞爲生，流浪各地，形成一種特異的生活。所以關於他們的傳說很多，正如西班牙到處多山，山上大多有許多古代遺留下來的城堡，於是關於城堡，就產生了許多奇異的童話一樣。這就是西班牙童話富於神怪的意義的原由。

好了，我應該說的話已經說完了，就此擱筆。愛讀童話的讀者，就請把下面的童話，一篇一篇的翻着仔細看罷，你一定可以獲得一種新奇的趣味。

世界童話叢書

# 西班牙童話集目次

## 譯者小序

- 一、海中的怪物……………一
- 二、魔法鞭……………一九
- 三、半面鷄……………四三
- 四、魔法的城堡……………五
- 五、蠟燭油滴……………八五
- 六、意外的功勳……………一〇三
- 七、天藍色的小鳥……………一二六
- 八、把舅母變成了驢子的故事……………一四〇

目次

一

366589

九、魔法的禮物……………一五

十、魔法的森林……………一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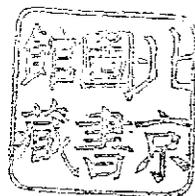
世界童話叢書

# 西班牙童話集

## 一、海中的怪物

那天，天氣很好，沒有一點風，很適宜於捕魚。因此，漁夫就照常帶了一具網，把船划到遠遠的海口去。漁夫在船上轉過頭來向岸上望，看見一望無垠的一大片田地，正籠罩在初昇上來的太陽光裏，加以遠遠有一座連山高聳在天空，風景比一幅畫更覺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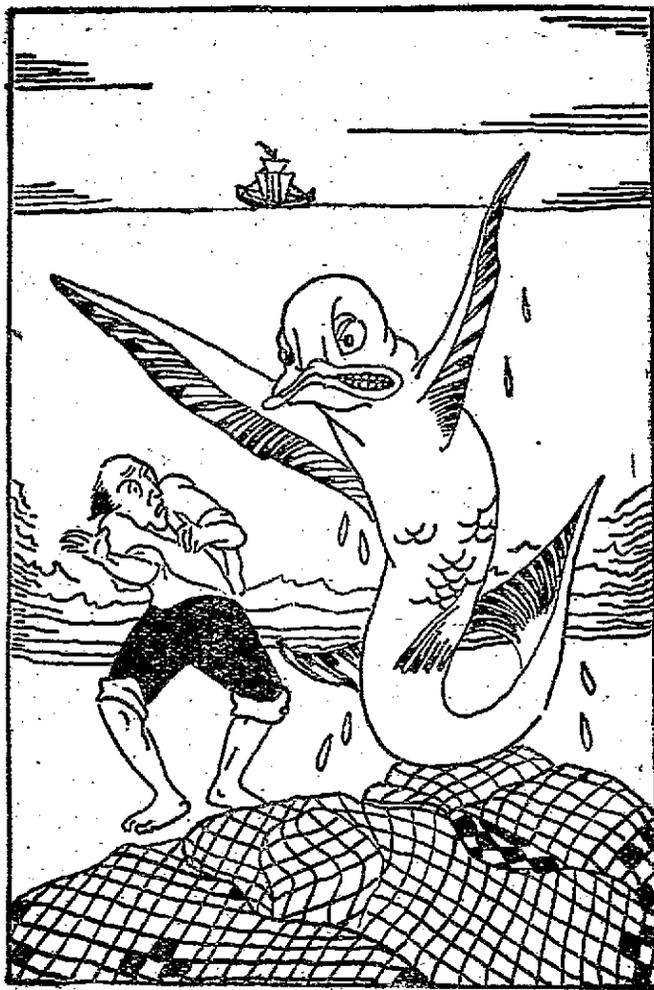
到了海口以後，漁夫和往常一般把網撒下去，他想：一定該有幾條松魚或黃魚可以捕到。過一會，他就動手把網收起來，只覺得幾乎重得收不起來，似乎網裏有一樣異於往日的大東西。『不知究竟是什麼東



西」漁夫一面不禁這樣叫了，一面就使盡力氣，把網收起來。但是他愈收愈覺得重，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網收了起來。當網中的東西向漁夫面前跳出來的時候，漁夫吃驚不止。那也是難怪的，因為漁夫以爲至多祇不過是一條大一些的魚罷了，不料從網裏跳出來的，竟是一種下半身是魚，上半身是章魚變種的怪物。

那怪物露出牙齒，用烏溜溜轉動着的可怕的眼睛，釘視着打顫的漁夫，大聲說道：「你捉到了我，就等於捉到了你的幸福，因為我是這海中的大王，不，不單是限於海中，就是那些住在陸地上的人，也不能不服從我的命令。你聽仔細，停會兒你在回到家裏去的途中，要把你最先遇到的生物送給我這裏來！你如果背了約，我就一口把你吞下。」

漁夫聽了那像雷鳴一般的聲音，嚇得縮緊着身子。他偷偷地向那



漁夫見了從網裏跳出來的怪物，吃了一驚。

怪物看了一眼，祇見他伸出一個血紅的舌頭，非常可怕，同時又覺得正在舔他的頭。

「知道了！」漁夫回答。他自以為聲音很大，其實比蚊蟲的聲音還輕。

「從今天起，這三天內，我在那塊大石的旁邊等候你。你如果背了約，那就不客氣，要你的命了！」怪物說罷，惡笑了幾聲，就消失到深深的海底下去了，海面上激起一層白浪。

這時，漁夫才安心下來。可是，別說他不敢再撒網捕魚，連划船也已經非常沒有精神，立即收拾好一切回去了。

船到了漁村，因為已是黃昏時候了，不見有一個人。漁夫把船靠了岸，一面嘴裏自言自語道：「不知我先遇到誰。」一面失魂落魄地三腳

併作兩步走，急急地向家裏走去。

過了不久，忽然聽得有人喊道：「今天還很早呢！」漁夫想：「這是誰呢？」他向發出聲音來的地方一看，不料就是自己最疼愛的一個獨生兒子。漁夫連聲叫道：「完了！這可不成！」但他已經後悔不及了。漁夫就又氣又惱地蹲在地上。

漁夫的兒子名叫馬紐爾，今年已經二十歲，是一個精神飽滿的青年。馬紐爾想：「自己只喊了一聲，何以父親便跌倒在地上。」覺得莫名其妙，就飛奔回去喊母親。

母親走來一看，也喫驚不小，立即把昏倒了的父親扛回家裏，把最好的葡萄酒灌到他的嘴裏去。隔了不久，漁夫才清醒轉來，就簡單地把事情說了出來。

馬紐爾靜待父親說完以後，像很有把握地說道：「父親，你不用耽心！讓我出門去一趟；在第三天，我就去見那怪物，萬事都不生問題。」馬紐爾說罷，也不待父親的分辯，逕自嘴裏哼着，奔到山裏去了。馬紐爾用勁爬上山去，到了山頂，他就透一口氣，在那裏休息。

過了一會，忽然從後面茂盛的樹林中傳來幾聲奇怪的聲音。他跑去一看，很出於意外，看見有一隻鷹，一隻狼，和一個螞蟻在圍視着一隻很大的山羊的屍體。牠們在商量處分這俘獲品。

「請讓我來替你們處分吧，我一定會處分得非常公平的！」

老鷹等聽了，不禁大喫一驚。但那隻鷹，畢竟是所謂鳥類之王，撲一下翅膀，說道：「你來得正好！可是請你先聽我們說明原委，然後再替我們想個好的辦法。」於是三個便分別要求替他們公平分配。



鷹，狼，螞蟻，圍視着一隻山羊的屍體，正在商議如何處分。

他們一切委托了馬紐爾以後，馬紐爾就說：「第一，我向天空之王的鷹說：翅膀一拍可高翔千里的你，就分得那手脚和肺臟吧。其次是對百戰百勝的大勇士狼說：使敵人不敢正眼一看的大勇士的你，分得那腹部，怕也不至會嫌少吧；而且，你是歡喜喫肉的，就拿了那腹部吧。再其次，是向地底下的賢人螞蟻說：你還是分得那頭部和背部吧；而且，那沒有用的頭蓋骨，你還可以當做宮殿用呢。」馬紐爾說罷，大家都拍手贊成。

後來，狼向鷹和螞蟻說道：「像這樣公平的分法，那怕是神仙也做不到的吧。我們三個應該設法謝謝他。鷹，你給他一根可以變出一千隻鷹的毛吧。還有螞蟻，你把那立即可以變成螞蟻的觸角給他吧。至於我自己，把一根能夠生出和我一樣的氣力及速度的頭髮給他。」

鷹和螞蟻高舉雙手，說道：「贊成，贊成！」

於是鷹、狼、螞蟻就各拿出一樣禮物——毛、頭髮、觸角——送給馬紐爾。馬紐爾非常快樂，把這三樣東西放在衣袋裏，鄭重地向他們道謝作別。

馬紐爾向前走了一會，遇見一隊揚起塵埃的人馬。他想：「在這樣的山上，那裏會有騎馬的人！」他好奇地走過去一看，原來這些人是這個國家的公主和幾個侍僕。

在這裏，我們姑且把話移到公主身上來。

這公主名叫馬利亞，年紀是十七歲，生得非常美麗。以前固不消說，那怕再過幾百年幾千年，恐怕也不會有一個這樣美麗的人，尤其是她，那如同烏鴉毛一般黑彎彎的眉毛，像夏夜的蒼空一般澄清的瞳子，比

黑夜還黑的頭髮，這些簡直是馬利亞公主所特有的。此外，她那像象牙一般白的美麗的臉色，像紅薔薇一般紅的嘴唇，像夜鶯一般宛轉清脆的聲音……真是說也說不盡的。

馬紐爾見了馬利亞一行人，脫帽行禮。公主也點點頭。那時，公主覺得那青年很有禮貌，同時，因為從臉部推知他一定有着耽心的事，就誠懇地問他。於是馬紐爾毫不隱瞞地全般告訴了公主。

馬利亞公主聽畢，不禁同情地說道：「雖說是爲了父親，但那是多麼不幸！還是不要那樣吧？」

「男人是很重名譽的，即使要犧牲性命，也不願人家在背後說壞話的。」

「那當然，不消說；但是死了還有什麼名譽不名譽！」

「愛和死，原來是生在同一棵樹上的樹枝！」

「我以爲是的。但那樣的怪物，拼命萬一失敗了……」

「西班牙人是不相信有失敗的。」

「那麼，我就屈指等着你的凱旋的日子吧。」

「請愉快地候着我的通報吧。」

不久，馬紐爾離別公主，到海邊去會那怪物。他向怪物商量多時，那怪物說不聽，終於把馬紐爾充作侍僕。

且說，馬利亞公主別了馬紐爾，回到王宮裏以後，立即去看她的父親，把在山裏會見一個青年，和那青年正遭着不幸的事，一齊告訴了父親。她的父親先笑容滿臉地聽着，後來說道：「這青年，聽你說來，真是一個大智大勇的人，我想迎他來做你的丈夫，因爲你的幸福，也就是我的。」

幸福。可是，據我想來，那所謂怪物，一定是「人魚」。人魚是非常歡喜黃金和寶石的，所以只要在第三天的午時，把黃金和寶石拿去送給他，誠心地懇求牠就好了。但你應該牢記在心的，就是人魚雖會千變萬化，牠的根性決不會變的，萬不可輕敵。——總之，須得臨機應變來對付。」

後來，到了第三天的正午時候，馬利亞公主獨自一個人到海邊去。她向海裏招呼一聲，忽然海裏發起浪來，那怪物就從浪裏探了出來。馬利亞公主以爲事不宜遲，就向那怪物要求把寶石來換馬紐爾，但那怪物始終不答應。但是因爲馬利亞公主再三再四地懇求，那怪物就說道：「你既然那樣要會見馬紐爾，那麼，你就把寶石給我，我就去領馬紐爾來給你會一會吧！」說罷，就不見了。

馬利亞公主聽了，非常歡喜，以爲見見總比不見好，而且，見了以後

或許可以設法逃走，所以要求給她見一見。

那怪物把公主給牠的寶物藏好以後，就去喚馬紐爾來。不一會，海面上又發起波浪來，先看見那怪物探出頭來，隨後又看見那個親愛的馬紐爾也出現了。

『馬紐爾，此刻可以逃了，趕快逃吧！』公主着急地這樣喊着。

『那可不必逃。』馬紐爾很鎮靜地這樣一說，就把以前鷹送他的那根羽毛拿出來，忽然，馬紐爾不見了，有一隻鷹張開很大的翅膀，在那怪物的頭上盤旋着。

那時，公主看了又驚又悲，但覺得已經逃出了那怪物的毒手，於是即刻奔回王宮裏來，想詳細報告她的父親。但她走到王宮的廊下，剛要跨進父親的房間時，忽然看見馬紐爾已經比她先走到。

那時，馬利亞公主怎樣愉快，馬紐爾怎樣愉快，國王又怎樣愉快，那是全都不用說的。

不久，就舉行了盛大的結婚典禮。國民爲慶祝他們兩個的結婚，舉行了七天七夜從未有過的慶祝會。

如果就此太平無事，那就非常好了，可是從來好事多磨，接着又忽然發生了一件大事。

有一夜，西邊的天空中有一顆從來不曾見過的大星，奇怪地閃爍着，馬紐爾因此就驚醒了。同時，忽然有猛獸的吼聲響遍全座王宮。他想：『這很奇怪！』把侍僕叫起來，命令他們去調查，但回報說並無什麼事故。他又想：『莫非是做了一個惡夢？』便又睡倒。忽然，這時有一個侍僕喘着氣，走來報告說：『不得了，王后忽然不見了。』

於是，王宮裏便把燈點得如同白晝。馬紐爾身先士卒，到宮中各處去尋，但是總不見王后的蹤跡。那時，只覺得有一樣可疑之點，便是高聳在臥室旁的塔裏的一盞燈亮着，於是他們想：『大概是誰從這裏進來，把王后搶去了。』

馬紐爾因爲並不是一個只知垂頭歎氣的愚人，所以就率領幾個心腹的侍僕，立即出外去尋。他們走出王宮，就遇見一個老人。他們向那老人說了許多話，那老人臉色很古怪，肩膀上擱着一個很大的包，指着西邊的山叫他們去。馬紐爾謝過老人以後，就立即走去。他因爲有着螞蟻的觸角，能够辨別善人惡人，又能分清真話假話。

他們一直向西邊走去。因爲是怪物，他們料想他決不會走有禮拜堂或寺廟的街道，所以就從一切怪物所歡喜走的，生得密密的，連白晝

也黑黝黝的森林裏追去。而且，因為當怪物走過以後，那些草就被割在地上，所以用不着就心走錯路的。這樣，走了二三小時，就追到了山邊。

馬紐爾吩咐侍僕躲在石頭背後，自己也躲在一棵大樹背面，偷偷地看個究竟。他看見那怪物轉動着像皮球大的眼球，突出着很大的臉。那臉的大，真會嚇死人；因為這樣高的一座山，反不及那怪物的肩膀那樣高；單單突出着頭還可以，但過一會那怪物伸起兩隻腳走了起來，那樣子真是一見就要嚇死人的。

可是，馬紐爾畢竟是一個豪勇非凡的人，他一點也不怕，一點也不慌。他把以前螞蟻送給他的那觸角，插在嘴裏，就變成了一個大螞蟻，向着聳起在怪物腳旁的山洞裏走進去。山洞裏是墨黑的，但是具有螞蟻的觸角的馬紐爾，却一切都能明白看見，接着，就找到被關在那裏的王

后。馬紐爾這時又變成了一個人，叫王后暫時站在這裏，自己又變成一個螞蟻，走到怪物的腳旁來。

馬紐爾既已變成一個螞蟻，就爬到怪物的屁股上，用力咬了一口。那怪物兩腳頓頓，連連地喊痛。馬紐爾又在各處用力咬，那怪物畢竟也受不了了，看牠難過起來，便轟然一聲，倒在地上。

馬紐爾想：『這樣已可以了。』就又變成一個人，把狼送給他的那根毛拿了出來，啣在嘴裏。

變成了一隻狼的馬紐爾，就把那倒在地上的怪物亂咬，想把牠的骨頭也咬碎。但那怪物也不甘退讓，把狼一手抓住，丟到石頭上去，牠想：『狼該已跌得變成粉末了。』但不料有一隻大鷹飛來，把那隻狼攆到天空去了；接着，又有一隻大鷹飛來，用嘴啄着怪物的眼睛。這樣一來，那

怪物也就無能爲力了；加以又有一隊螞蟻爬到怪物的耳朵裏去，在裏面咬着，那怪物終於痛得奄奄一息了。

曾經一度升到天空中的馬紐爾，這時，又安然變成一個人降了下來。他仔細一查那怪物的屍體，才知道這就是以前海中的人魚。

這時，王后也從山洞裏走了出來，看着那可怕的怪物的屍體。馬紐爾就把王后向那些螞蟻等介紹，王后就向牠們道謝。不久，大家就一同回去，螞蟻和鷹送至中途，就各各回自己的窠裏去了。

後來，國王和全宮的人們，都快樂得什麼似的，開了幾日幾夜盛大的宴會。這樣，這國家就更加強盛起來。

至於那隻鷹，狼，螞蟻，也就被鑄成銅像，站在王宮的門前，據說如今也還存在呢。

## 二、魔法鞭

春天晚上，已是上燈的時候，有一個旅客，急急忙忙地走到班波洛那街來，想投宿在一家旅館裏。這旅客身上穿得很講究，容貌也很端整，是一個看來像很有身分的人。所以，凡是從他身旁走過的人，沒有一個不轉過頭來向他注視一眼的。

過了一會，那旅客站在一家旅館的門前，他一面這樣打量着：「今夜就宿在這裏吧！」一面便走了進去。這時，有一個使人見了很覺討厭的老婆婆，走了出來招呼他。

「今夜想借宿在你們這裏，可有空着的房間麼？」旅客很鄭重地這樣問。

「你如果不欠宿費，……」老婆婆毫不情面地這樣回答。

旅客也不介意那樣的回答，說道：「那麼，就請領我去看看吧。」

接着，老婆婆便領他到一間不大清潔的房間裏去。他一看，房間雖不十分清潔，因為臨窗正是街道，一開窗便可望見街道上的一切，房間裏光線也還很充足，所以旅客也就中意了。他向老婆婆說：「就這一間吧，老婆婆，可是，房間似乎很髒，你能收拾收拾乾淨麼？」

於是，那老婆婆便指着床舖說道：「其餘倒也不見得什麼髒，獨有這張床，以前宿過的幾個客人，都說睡時被蚤蟲咬的了不得，所以我可以立即去叫我的女兒來替你收拾一下吧。我的女兒，是一個捉蚤蟲的能手呢，定可捉得一個也沒有，你放心好了。」

「那再好沒有，……喂，老婆婆，我從天亮一直走到現在，不曾喫過

一點東西，肚子很餓，可以立刻替我備一點飯麼？」

過一會，飯已準備好了，那旅客便狼吞虎嚥地喫喝完事。不久，老婆婆把她的女兒叫來，講了種種有趣的話，討那旅客的歡心之後，那旅客便非常中意這家旅館，決定暫時宿在這裏。

那個女兒，因為是一個眉目端整的很美麗的人，而且又很惹人歡喜，所以那旅客便把她當作對手，講着各種有趣的話，很愉快地不知不覺過了好多天。

和女兒的美麗和惹人歡喜相反，那老婆婆正是一個心地不良而頑固可憎的女人，她從朝到晚，使喚着她那年紀還小的女兒，不但不贊她一聲好，並且還要時時責罵她。可是，這原來也是不足怪的，因為老婆婆是這女兒的後母。



老婆婆拿起木棍，向女兒的頭上打。

因爲這樣，所以那女兒即使略略做錯一點什麼事，老婆婆便立即拿起木棍，向她頭上猛打。這樣，那女兒雖說是很聽話的，畢竟也忍不住，終於一面放聲痛哭，一面在屋子裏奔來奔去地逃避；住在隣近的人，雖說是兩三回中難得有一回來勸阻，但因母親的過於兇狠，結果往往總是受到沒趣而大家走散的。

那女兒的名字叫做洛拉。那個旅客雖然祇宿得兩三天，但看到洛拉的挨打痛哭，已不止二三次了。可是，洛拉即使在挨打受苦的時候，在客人面前總是裝着笑臉的。因爲這樣，那旅客對於洛拉更覺得她很可憐。因此，那旅客便很和氣地時常和洛拉談天說地。可是，這樣又使老婆婆非常惱怒，時常對她的女兒一邊揮着木棍，一邊罵着說：『你得留心，否則我就打到你死去活來！』

日月如流水一般地過去，但那旅客却始終沒有動身他往的模樣；不但這樣，那旅客竟和洛拉親暱起來，至於要結婚了。

那旅客的名字叫做米格爾·古契羅茲，是一個很有錢的富翁，在班波洛那街的附近，有一所很大的洋房。他們結了婚，米格爾便想帶着美麗的洛拉，一同回到自己的家裏去。但洛拉的後母絕對不答應，她主張說，如果一定要把洛拉帶去，那麼，我也得一同跟着去，否則，就無論怎樣也不答應。起初，米格爾反對這主張，但後來一看洛拉的後母堅持得非常厲害，便改變方針，決定暫時同三個人同住在一處。

可是，米格爾雖是一個財主，而且是一個很端整的人，但並不是一個十分和善的人，因此，三個人住在一處，便時常發生不愉快的事。

事情很奇怪，以前本是很不和睦的後母和洛拉兩人，如今却變成

非常和好，這樣，米格爾便覺得非常沒趣，於是岳母和女婿兩人，便每天相罵相打，起初單是岳母和女婿相罵相爭，後來終於連洛拉也加入了，並且每當那樣的時候，洛拉總是站在母親這一邊的。

有一天，米格爾夜深回到家裏來，他毫不留神地開開自己房間的門，忽然看見他們母女兩人，一言不發地面對面坐着。

米格爾急切之間，想引出一種話來說，但想來想去，覺得沒有話可以啓口；最後，他忍不住了，便大聲說道：「女人是全然像貓一般的，在沒有捉到老鼠之前，千方百計地用盡心機，等到捉着了，便祇不過一吞了事。你們也是這樣的，在沒有和我結婚而同居在一處之前，忙碌的，了不得，如今是連噴嚏也不放一個了！——以前是愉快的家庭，但如今却是和地獄一般了！」

母女兩人聽了這話以後，什麼也不說，逕自走了。

他們兩人急匆匆地走出了米格爾的房間以後，看看四周，用輕聲開始說着這樣的話：『喂，女兒，在這根鞭子裏，有魔法水盛着。明天，天一夜，你把窗全都關好，我在外面把門鎖好，等你丈夫回來以後，你就用這根鞭子打他。這樣，一定會發生很有趣的事。你聽好，不要誤事！』

這樣說過以後，母親便把一根鞭子交給女兒。

次日晚上，米格爾回到家裏，已是深更半夜的時候了。『今天真是非常晚了！』他一面獨自這樣說，一面開開臥室的門，看見洛拉很安穩地睡着；另一方面，他的岳母從剛纔起一直偷偷地在看這光景，一看見米格爾走進到臥室裏去，便不使米格爾覺得，躡手躡腳地飛奔過來，在臥室外面把門鎖好。

這時，睡着的洛拉，忽然站了起來，一隻手拿的那根魔法鞭，狠狠地打米格爾。

米格爾大驚失色，因為這是不會料及的事，所以逃既沒法逃，連招架也沒法招架，很可憐地只好被洛拉毒打；並且，倘若僅僅是打，倒還沒有大不了的事，只因為這是魔法鞭，所以更加了不得：當鞭子打在米格爾的額角上，他那兩隻手忽然縮短起來，腳變成馬蹄形，頭上生了兩隻角，變得怪模怪樣，米格爾自然要喫驚了。他驚惶失措，不禁「呀」地一聲大叫，但那聲音聽來又像是馬叫一般。

喫驚的也不止米格爾一個，連洛拉也因為喫驚過度，把魔法鞭丟在地上，嚇的面無人色。——可是，奇怪的事還不僅是這一點兒呢。

米格爾的身體，眼看着一點兒一點兒地縮小，最後小到像一個甲



睡着的洛拉，忽然站了起来，拿了魔法鞭打米格爾。

蟲那樣的大小。可是，他的模樣雖小，走起路來却是很快，連米格爾自己也不覺膽寒了，——剛纔還見他在眼前，一剎那間已在房間對面的角裏了。後來，他想找尋逃走的地方，便在屋子裏飛來飛去地飛着，但結果祇是徒然地碰着四周的牆壁。

這樣，雖然飛遍屋子的四周，因為窗都關着，沒法逃走，門外面又加上了鎖，即使推也沒法推開。迷失了出路的奇怪的米格爾，最後便逃進到門上的鎖洞裏去。『這回終究逃出來了！』他正在這樣想，忽然在那邊有他的心地不良的岳母守候着，她捉住米格爾，把他放在預先準備好的一個玻璃瓶裏，接着，又把瓶塞塞上瓶口。可憐的米格爾，便被魔法鞭打着，變成一個小惡魔，並且又被關在瓶裏去了。

他的岳母把瓶藏在一個祕密地方，隨後把房門上的鎖除去。

次日早上，米格爾的岳母偷偷地把那個瓶拿去，埋在相距十多里遠的一座快要坍塌的尼姑菴的牆壁裏。

事情既經這樣，米格爾的財產已經全部變成他那岳母的了，這事是不消說得的。

自從那樁事發生以後，不知有幾十年的歲月，已經像夢一般地過去了。

有一天，有一個採訪藥草的人，走遍了四處八方以後，忽然到這尼姑菴的附近來採草根。他往往用一柄小刀，直掘到泥土中去。有一回，他把小刀掘下去，忽然發出異樣的聲音，掘着一塊不知是什麼的東西。他覺得很奇怪，後來把那塊東西掘出來一看，原來是一個瓶。

他覺得這東西很奇怪，把粘在瓶上的泥撥掉，向瓶裏一看，看見有

一個像甲蟲似的小惡魔坐在裏面——這就是被變成惡魔的米格爾，想來你們都會知道的吧。

「你怎麼會在這瓶裏的？」那個採訪藥草的人這樣問。

瓶裏的惡魔又像是聽見，又像是不聽見這句話，發出聽不分明的細聲，開始講自己的身世，最後他說：「我全然是上了當！真可恨，竟欺侮像我這樣的老實人！但那也不用再去說了，我現在要向你求救。你肯救我麼？你如果肯救我，我可以重重地謝你。」

「當然肯的！但單說重重地謝我，似乎太欠着實；你切實地說，我救了你以後，你把什麼東西來謝我？」

那採訪藥草的人這樣一問，惡魔立即回答說：「給你五千元！」

「不行，不行，五千元太少；再加一倍，給我一萬元，怎樣？」那採訪藥

草的人希望得到一萬元。

「那麼，就給你一萬元吧！但有兩個條件呢：第一，你的生命須隨我自由處置，就是我可以隨意要你活，或要你死；第二，那一萬元不直接由我的手交給你。因為，你現在如果把我救出來，我便飛到國王的王宮裏去，飛到公主的耳朵裏去。這樣一來，公主就生病，就要請醫生。可是，實際上她因為並不是病，無論怎樣大名鼎鼎的醫生也是醫不好的。那時你可以走來，你說能够醫好這病，但要一萬元的診費。怎樣，好吧？」

「俗語說：『自古成富在大膽。』那麼，現在我就相信你的話，替你把瓶塞拔去。唔，請出來！」那探訪藥草的人說罷，便拔去了瓶塞。

那惡魔高高興興地從瓶裏跳了出來。可是，事情很奇怪，那惡魔忽然變成了一個人，歡天喜地這樣說：「怎麼？喂，請我喝一杯酒罷！我已有

十年不喝酒了。」

過了一會兒，兩個人便很和好地並肩到國王的宮城附近來。隨後，兩個人走進一家酒館裏去，說說笑笑地對着飲酒。後來，那探訪藥草的人留下，那惡魔條地走到外面去。他走到外面，惡魔便又變成了甲蟲那樣大小的惡魔，飛到國王的宮殿裏去了，按照預定的計劃，飛到了公主的耳朵裏。

正如那惡魔前回所說，公主便難過起來。這時，王宮裏上自國王，下至侍僕，都莫不個個耽心異常。

凡是有名的醫生，個個都請來了，但公主的病絲毫不見起色；非但不見起色，倒反一點一點的沉重起來，如今已是等死罷了。

醫生的力量既告無用，於是國王便懇求有名的和尚，舉行各種的

法事，但也全不中用。

佛法既已無用，正當舉國的人都已絕望的時候，那採訪藥草的人知道時機到了，就去要求進見國王。

在平常時候，大家本是瞧不起一班賣藥草的人的，但這時因為是國王僅有的一個女兒生命正危在旦夕，大家以為萬一或許會有醫得好的藥草也未可知，於是立即去稟告國王，國王也立刻下令召見。

那採訪藥草的人一見國王，便說道：「國王，你可放心，我一定能够醫好公主的病。」

「什麼，你說能醫好公主的病麼？恐怕不見得吧！因為我已經請了幾百個有名的醫生診過，不但醫不好，甚至連病源也還不明白呢。」國王這樣說。

「唔！可是，恕我向國王說一句實話：正因為是名醫，所以醫不好；我不是醫生，是一個探訪藥草的人，所以我有萬萬不易落入醫生手中的非常珍祕的藥草。」

「那再好也沒有了。醫好以後，你要什麼便什麼。那麼，請你把藥草拿出來。」國王竟信以為真了。

「那麼，請給我一萬元的診費。」那探訪藥草的人知道時機不宜錯過，就毫不遲疑地索診費了。

「可以，就給你一萬元吧。可是，如果在三天以內公主的病醫不好，那就不客氣，我要把你處死刑，你答應麼？」

那探訪藥草的人默然不語，把頭垂下，隨後，他便配起藥來。可是，因為他原來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藥帶着，所以只從皮包裏摸出一點極

平常的藥，胡亂地配合起來。

那小惡魔在公主的耳朵裏，聽見國王和那探訪藥草的人的對答，便不懷好意起來，這樣打量着：『這樣，那麼祇要我在這三天以內，仍留在這耳朵裏，那個探訪藥草的傢伙便要被斬頭了。這樣一來，便沒有帶累我的人。那傢伙如果活着，總有一天會帶累我的，那時就麻煩了！好，我就留在這裏，直等到國王下令說：「處以死刑！」這樣倒很有趣！』

這樣，惡魔就拼命把身體縮小，打定主意，躲在公主耳朵裏的最隱不見的地方。

在悶葫蘆中的那個探訪藥草的人，日夜關在病室裏，心裏想：『那惡魔該出來了！』一邊只是看着公主的耳朵。但是惡魔始終沒有出來。公主的病，倒反一天重似一天。



探訪藥草的人在病室裏，只是看着公主的耳朵。

一天，兩天，終於講好了的那第三天也過去了。

於是，國王便召見那探訪藥草的人，說三天已過了，但公主的病仍不見起色，現在依照約定，要把你處死刑。

可是，那探訪藥草的人也是一個狡猾的人，並不是一個因了這一點兒小事，便甘心被斬頭完事的人。他想：『僅僅這樣呆等着，惡魔決不會出來的。我得想個計策誘他出來！』因此，他便改向國王說：『我有幾句話要奉告國王：我違反了國王的話，非常惶恐，但我覺得恐怕是國王的錯誤吧。因為，公主其實決不是生病，我想即刻就會全愈的；可是，只有一樁事非辦到不可。那也不是別的，就是請你立即下令，吩咐京城中所有的鐘，都一齊敲起來，而且，要儘量使人聲嘈雜，愈嘈雜就愈好。這樣一來，我知道公主的病，立即會全愈的。』

因爲這樣的要求太奇特了，國王毫不放在心上，但他想起這樣一來，非常疼愛的公主便會復原的緣故，便立即下令叫人民遵行。

國王和一羣侍僕聽了那探訪藥草的人的話，暫時退出病室。

不久，京城裏所有一切的鐘，都一齊響了起來。那聲音的嘈雜，真是不能以言語來形容。國王和王宮裏的一羣人，大家都慌忙用兩手遮住耳朵，連一向出名是耳朵不大靈敏的一個最年老的侍僕，也禁不住說：「我的耳朵要震聾了！」不消說，那探訪藥草的人也不禁喫驚起來。因爲他萬想不到京城中的鐘一齊響起來，聲音竟會這樣嘈雜的。

不一會，連那一直躲在公主耳朵裏的惡魔，因爲聽見這種嘈雜的聲音，就不經意地走了出來，偷偷地看看周圍的模樣。「喂，這樣嘈雜的聲音，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惡魔輕聲地問那探訪藥草的人。

「沒有什麼，因為你的母親到這裏來，大家用音樂來歡迎她。」那探訪藥草的人故意這樣說。

可是，這在惡魔却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因為惡魔見了母親是最害怕的。如今那最可怕的母親遠迢迢地到這裏來，這自然是一樁非常重大的事。

「什麼，說我的是母親到這裏來麼？」這樣一說，那惡魔臉色泛青，從公主的耳朵裏逃出來，立即不知逃到什麼地方去了。——以後，在這國內便永遠不再看見這惡魔。

過了一會兒，國王和一羣侍僕一同走到病室裏來，走近公主床邊來一看，那一直如同已經死去一般靜靜地睡着的公主，忽然睜開眼睛，用很有精神的聲音叫道：「爸爸！」

國王聽了，歡天喜地地抱起公主，連連地流着快活的眼淚，非常愉快。這樣，那探訪藥草的人，便完成了誰也做不到的事。

至於後來那探訪藥草的人得到國王的重賞，那是不消說得的，並且不久便被重用爲御醫長。

那惡魔後來怎樣，當然是沒有人知道了。

### 三、半面鷄

從前，在某處地方，有一隻非常美麗的黑色的母鷄。這隻母鷄有許多可愛的小鷄，全都像母親一般非常美麗。可是，不知是什麼緣故，其中最小的一隻，却不像牠的哥哥和姊姊那樣性情和善，生性非常執拗。就是牠的母親的那隻母鷄，起初當這隻小鷄啄破殼而出來的時候，因為他那模樣過於生得古怪，也幾乎氣死。可是，單單說模樣生得很古怪，怕你們未必會明白，所以，我就詳細地講給你們聽吧。

『呱呱！』因為是小鷄，不是小孩，所以，恐怕也未必喊『呱呱，』但總而言之，小鷄就這樣從蛋裏鑽出來了。至於鑽出來的那隻小鷄的模樣，正如前面所說，真是奇妙到不可思議：他只有一隻翅膀，頭只有半面，



小雞從蛋殼裏鑽了出來。

所以嘴也只有半張，眼睛自然也只有一隻。——便是像這樣的一樣怪物。總而言之，是生了一隻只有半面的鷄。

「這不是鷄，是一隻單翼鳥。」只有生了這樣奇怪的孩子的母親，才說着這樣的話來自解。

「可是，真是可憐！照這個模樣看來，一定是養不大的。即使養得大，恐怕也不會像別的幾個孩子那樣會獨自走路的，那就只好帶在身邊，終生看領他了。」畢竟是親生的母親，想到將來而不禁流下熱淚了。母親因此便把這孩子取名叫做美特依奧·巴里脫。——所謂「美特依奧·巴里脫」是西班牙語，意思就是「半隻鷄」。

美特依奧·巴里脫不但樣子生得古怪，並且連性情也生得非常不好，母親身邊他是不大走過去的。

把他和幾個哥哥姊姊相比較，不但樣子兩樣，連性情也完全不同。他的哥哥和姊姊，性情都很柔順，母親招呼一聲，便立即跟着過去，但美特依奧·巴里脫却截然不同，母親無論怎樣大聲叫喊，在不高興的時候，往往是理也不理的。

如果母親略略責問他爲什麼叫他老是不走過來，他便說着這一類油嘴滑舌的話：『是啊，我只有一隻耳朵，有什麼法子！母親說些什麼，我一點也聽不見。』

一天，母親帶領孩子一齊到田裏去散步。那時，美特依奧·巴里脫每當他的母親不注意他的時候，便躲到玉蜀黍裏面去。隔了一會，母親見美特依奧不在，便發狂一般地不安起來，因爲他是一個殘廢的孩子，所以更其覺得可憐。幾個哥哥和姊姊也都臉色泛青，分別到四處八方

去尋。後來尋着了，大家才放下了心，好端端地叮囑他以後可不要再這樣。但美特依奧却好像不解母親的愛子之心一般，反不知好歹地這樣說：『我看着母親和哥哥們的發怔的光景，真覺得好笑！』有人說殘廢者是連心情也殘廢的，美特依奧就簡直完全是這樣的。

這殘廢的根性，與年俱增地加盛起來，他對於母親的話，完全不聽到耳朵裏去，並且脾氣更加暴躁起來，全然變成了一個無法無天的蠻不講理的人。

有一天，從比較平常遠一些的地方走回來的路上，美特依奧不知想着什麼事，向母親說道：『我在這樣閉塞的鄉下地方，已經住得厭了；我想要到馬德里（Madrid）去，去拜會國王。』

『到馬德里去？你真是毫不自量！就是五官生得十全的年輕人，往

往中途而返；何況像你這樣的殘廢者，你怎麼樣走到京城裏去呢！你別這樣狂妄，還是安心愜意和母親一夥人同住在家裏吧！你再稍稍大一點，就跟大家一同去吧。」母親這樣叮囑他。

可是，美特依奧早已決定主意了，雖然母親和幾個哥哥大家都好意勸他，但他一點也不聽。

「在這樣閉塞的鄉下地方，一直過活着，真要悶死我了。到京城裏去，去會見國王，倘若我能在王宮的園裏得到一間屋子，那時就來接你們，你們大家都請來遊玩。」牠這樣說着大言不慚的話，對於大家的勸阻，竟理也不理，急急忙忙地辭別母親以後，便一蹶一拐地動身向京城馬德里走去。

「無論遇見誰，你總要誠誠懇懇纔是！」這雖然是從母親愛子的

心中發出來的話，但不知孝敬父母的美特依奧，却全然好像聽也不聽一般，回話也不說，逕自跑去了。

後來，過了二三天，美特依奧急急忙忙地在路上走着，忽然走到一條小河的旁邊。那條小河裏到處滿生着不知名目的水草，連水也被阻住，不能流過。

當美特依奧剛站在河灘上的時候，小河的主人便招呼他說：「喂，美特依奧！你看這光景，我實在沒有辦法。請你幫幫忙，替我把水草略略割去一點！」

「你別胡說！你可是把我當作喫飽飯沒事幹的人麼？自己的事還是自己去做吧，別拉三推四！我是要趕路程，我要到京城裏去拜會國王呢！」美特依奧拍拍一張翅膀，三腳兩步地走去了。

他走了一會，在一座樹林中，不知是那一個過路人忘記弄滅了的，忽然看見有燒贖着的火，熊熊地燃燒着。

「美特依奧！你別只是袖手看着，我已快要熄滅了！無論枯樹枝或枯樹葉都好，請你替我拾些來！」火發出快要斷氣而可憐的聲調，這樣哀求着。

「你說些什麼？要我給你幫忙麼？我因為還有別的事情要幹，對不起，請原諒！自己的事還是自己去做吧，別拉三推四！我要去會見國王！」美特依奧說罷話，逕自走去了。

行行復行行，他後來漸漸地走到離馬德里不遠的一座村莊，那裏有一株綠葉蔽天的大橡樹。

也許因為是那株橡樹的樹幹過於高的緣故，連當時吹着過來的

風神，也出其不意地被樹枝絆住，正在手足無措地非常發窘。這時，風神齊巧看見美特依奧走過來，便轉悲爲喜，懇求他說：『美特依奧，實在對不起，請你上來把我脫出這樹枝，好不好？』

『當然是好的，可惜我沒有功夫，我要到馬德里去拜會國王！』美特依奧說罷，逕自向京城走去了。

美特依奧繼續走着，走着，終於走到了馬德里。

一直住在鄉下地方的美特依奧，到了馬德里以後，第一件使他喫驚的，是左看右看兩旁都是富麗堂皇的房屋。他想：『到底是一國的京城，究非鄉下地方所可比擬的！』他迷茫於一切，對於一切都不知所可，頓時驚惶失錯了。

其中最使美特依奧喫驚的，便是那有站崗兵士的那座很大的石

門的王宮。

他想：『這一定是國王所住的地方。』於是，他便蹲在門的旁邊，靜待國王出來。

這時，正是要預備午飯的時候。廚子正得到國王的命令，說要燒一隻童子雞。廚子正預備到市場上去買，剛跨出門，忽然看見有一隻童子雞蹲在門邊，他想，這再好沒有了，便把他一手捉住，回了進去。廚子回到廚房裏，便把那隻童子雞放在一隻有水的鍋子裏。

『是水呢，是水呢！這可了不得！』美特依奧一邊這樣說，一邊身體逐漸浸到水裏去了。

『喂，喂，水，請你救救我！』美特依奧拼命地大聲叫起來。

『美特依奧，你想來該不至會忘記吧：前天，我被水草阻住的時候，

曾經求你幫忙，你竟理也不理。」水冷冷地這樣說。

過了一會，鍋子下面有火生着了，鍋中的水便一點兒一點兒地熱了起來。

「火，火，請別燒起來，這樣燒起來，我要熱死了！」美特依奧泣訴着。

「美特依奧，前天我在樹林裏快要熄滅的時候的事，想來你該不至於會忘記吧。」火也和水一般，顯出不關痛癢的模樣，只管發洩前回的餘恨。

那時，美特依奧已覺得沒有辦法了，立刻就要斷氣了。這時，那個廚子想：大概已經煮得差不多了，便拿開了鍋蓋，他一看，美特依奧不但不會死，並且用力凝視着他。廚子驚奇得異乎尋常，說道：「這樣少見的東西，是不能煮給國王喫的！」一面這樣獨自說着，一面立刻把美特依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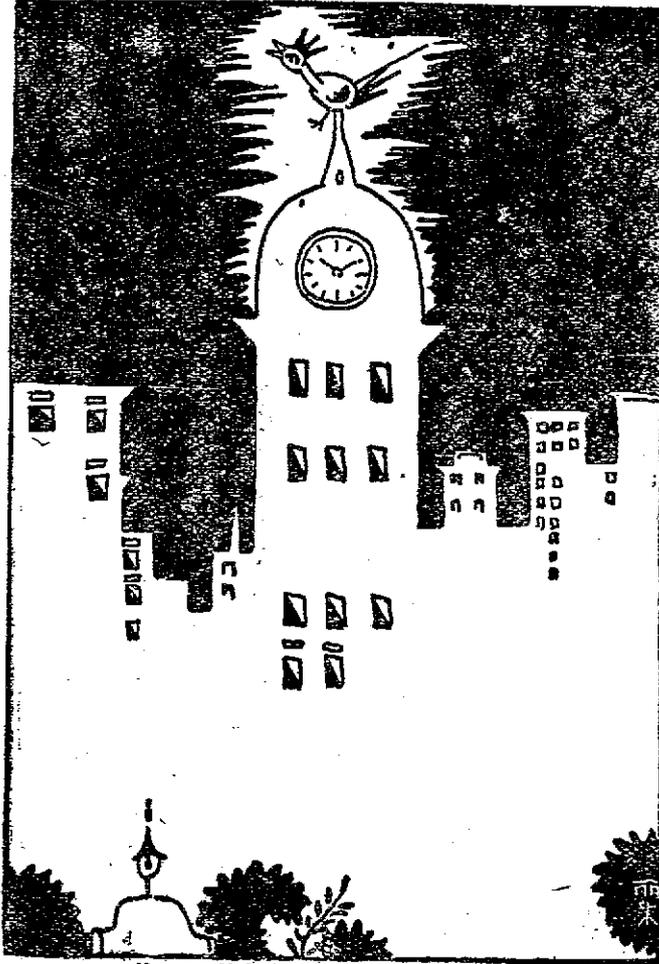
從鍋子裏拿起來，隨手拋到外面去了。

這時，忽然有一陣猛烈的旋風吹來，把美特依奧不問情由，吹到九霄雲外去了。因為風的來勢過於突然，美特依奧被吹得頭昏眼花，幾乎覺得自己的身體快要分裂了。

「風，風！請不要吹得這樣猛烈。這樣吹着，眼睛也要被你吹瞎了！千萬請你略爲靜一靜，否則，我……」美特依奧本來再想說下去，但因為風的力量過於兇猛，便說不下去了。

「美特依奧，我絆住橡樹枝上的時候，那時你對於我的態度，我真非常感激呢！」風一面這樣冷嘲，一面更加吹得猛烈起來。

這樣，到後來，美特依奧便被吹到了一座很高的禮拜堂的屋頂上的避電針的針端上了。



美特依奧被吹到禮拜堂屋頂的避電針上。

從此，那可憐的美特依奧，便不分雨天雪天，也不分白晝黑夜，永無休息的辰光，一年四季，每天只是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高高的避電針的針端上。

各位讀者，你們如果有到馬德里去的機會，請你不要忘記看看那最高一座的禮拜堂的屋頂。那時，你們一定會看見祇用一隻腳站着的，那可憐的美特依奧；他垂下一隻翅膀，顯着抱恨的臉色，遠遠地眺望着展開於他的腳下的京城。

#### 四、魔法的城堡

夏季，非常炎熱的一天晚上，有一個名叫特依各·阿爾佛列茲的少年軍官，從戰地回來，走到托列特村莊的附近來。

那時，齊巧太陽西沉，把所有一切石造的房屋，尼姑菴，禮拜堂，全都反照得血紅。

阿爾佛列茲衣袋裏祇有二三角錢，他是從馬德里徒步走來的，並且衣衫也很襤褸，所以他不願在陽光還普照着的時候走到村莊裏來。因此，他便在走到村莊裏來必須經過的那條聖馬丁橋的橋腳邊，暫時休息一會兒。

他靠在橋欄干上，向下眺望打着旋渦而流着的河水。這時，他聽見

有幾個女人，臉上被夕陽照着，正在洗着襯衫。他又向橋對面一看，看見盡是低矮的小屋，有許多在出賣扇子，糖菓，廉價的寶石，布，水菓等東西的人。並且，家家都是擠滿着顧客。從掛在店門前的各式各樣的燈籠裏，有五顏六色的光射出來，遠遠望過去，簡直好像是一幅畫。

阿爾佛列茲幾乎不曾吃過一點什麼東西，徒步走了許多路，看見這些西瓜和無花果，自然是饑涎欲滴。水菓店的主婦雖是一個看見了便要作嘔的黑人，臉色又非常難看，小孩子見了幾乎立刻就要哭的，但阿爾佛列茲却顧不到這些事，逕自直向店門口走去。

那黑人主婦看見衣服襤褸的阿爾佛列茲，大概心裏想：『今天倒霉，飛來了一隻烏鴉！』所以就拿了一隻已經腐爛的無花果給他。

『混賬！這樣的東西，連我們的豬獾也不屑喫的！你不要當我鄉下



黑人主婦不甘退讓，破口大罵。

人故意欺負我！」阿爾佛列茲故意提高嗓子這樣說，在他旁邊的一夥人，不禁都笑了起來。

「什麼，你這逃兵！你別多噲噉，還是回到軍營裏去，「一二三！」地去練操吧！」那黑人主婦也不甘退讓，破口大罵。

於是，阿爾佛列茲也就不肯示弱，大聲罵道：「什麼話，你這黑豬和你那樣的東西門口，真覺得有些犯不着！」

「別吹牛！你這混蛋！還是識相些趕快走開吧，否則，等到我的丈夫回來，你即使喊討饒也不中用的！」

正在這時，忽然聽見後面有腳步聲，似乎有人走近來了。阿爾佛列茲轉過頭去一看，看見有一個魁偉的黑人從人堆裏擠進來，站在自己的跟前。

阿爾佛列茲頓時心頭如火，燃上一什麼東西，這黑人！這樣所說的炙熱的西班牙魂，掀着鼻端，嗤嗤地冷笑一聲，同時伸開兩臂，裝着陣勢。可是，那黑人却一點也沒有打算和他吵架的模樣，靜靜地走到主婦的身旁去，把嘴唇移近她的耳根，囁嚅地說了一會不知什麼話。後來，他們不知是打些甚麼盤算，把擺在店門前的水菓收拾起來，說了些莫名其妙的話，當即走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阿爾佛列茲也不曾留意那黑人所說的話，當即踱過橋，走到村裏去了。在村莊入口的地方，有一扇壯麗的門，刻在石板上的這村莊的文章，被夕陽照得燦閃發光。阿爾佛列茲走進了村莊，就投宿在一家旅館裏。

喫過晚飯後，因為天氣太熱，不能立即就寢，阿爾佛列茲便去乘涼，

到各處去散步。因爲烈日照了已有好多天，雨也沒有下，所以像王宮一般用石頭建築的房屋，天天被烈日晒着，熱氣只是不散，所以，如果走到略爲狹一點的小街上去，就像跑進了火房裏一樣，簡直是喘不過氣來。阿爾佛列茲擠在人堆裏，沒有目的地繼續走着。

過了一會，他走到了一條不大有人的極荒僻的小路上，再走幾步，走到了一處簡直沒有人跡的地方，祇有從遠處傳來的皮鞋聲音可以聽見。

他悠悠地站住，看着那些非洲式的建築物。正在這時，忽然有腳步聲音傳來，原來是剛纔的水菓店的主人，氣急喘喘地在奔過來。阿爾佛列茲立即拔出刀來，握在手裏，因爲他以為一定是來報復剛纔的仇恨的。

「你不要誤會，我並不是來向你吵事的。——剛纔你和我的妻子口角，真是非常對不起。可是，她其實只是出言難聽，心倒是很好的……那些現在可不必再提。現在我是特地趕來的，你聽我說。雖然很覺抱歉，但請容我講給你聽。你是在外漂泊，看來錢一定是很不寬裕的。可是，我很相信你，有一樁事要拜托。唔，請你看看這一隻袋吧。在這袋裏，有一千塊錢。你祇要答應我的要求，我就全數給你。現在就把我的要求說給你聽吧。從今天起，滿一年那一天的半夜裏，當禮拜堂的鐘報了十二點鐘之後，請你一定要到那條聖馬丁橋的地方來；至於詳細情形，改天再告訴你。到了那時候，請你馬也不要騎，也不要帶別的人，單單你一個人來；單單我和你兩個人略略散步。」那黑人這樣說，說的話和態度，都完全不像野蠻的黑人，非常誠懇。

阿爾佛列茲毫不躊躇，爽然地答應了黑人的要求，因為黑人的態度過於誠懇和熱烈了。可是，阿爾佛列茲却全然不懂那黑人究有什麼作用，雖然問了好多遍，那黑人總不肯說出來。後來，因為那黑人向他說：『一千塊錢決不是騙你的，不信，你可伸進手去摸摸看。』於是阿爾佛列茲便把手伸到袋裏去，一摸，果然滿袋是錢，直裝到袋口。因此，阿爾佛列茲就和他約定在一年後再見，一面就到手一袋錢，算是定錢。

阿爾佛列茲接受了錢袋，那黑人點一下頭，便不知去向，在夜色中影踪全無了。

他不知這究竟是個怎樣的悶葫蘆，生恐將來懊悔不及；但一想到到手了一千塊錢，就也不覺得什麼不快了。於是，他就回到旅館裏來躺下就睡，不知不覺，天已亮了，他便起身，走出旅館，去換了一身好看的衣

服，買了一匹棕色馬。買了衣服和一匹馬之後，覺得不僱一個僕人還不舒服，便又立即僱了一個人。這樣，昨天還是一個赤貧如洗的窮人，一變而為一個神態奕奕的軍人了。

這樣，阿爾佛列茲一年之中，就什麼事也不做而消度過去了。到了將到約定的那一年的時候，袋裏的錢，不知不覺地已經用完了。

正是已經過了十二個月的那天的夜裏，阿爾佛列茲依照預約，走到聖馬丁橋的地方來。這時，天空很澄淨，月光皎潔地照着，靜極無聲的街道，看來如同彫出來的象牙品一樣。

過了一會，禮拜堂的鐘敲過十二下，就像信號一般，在夜色中有前回聽到過的脚步聲響着，就是那黑人走來了。他一看，前回は拿着一隻袋，但這次却牽着兩匹駿馬。

「你倒不失約，居然來了！怎樣，這一年裏一定很有趣吧！——唔，那樣的，請不必再提及。你會騎馬麼？隨便那一匹都好，你揀自己歡喜的一匹騎吧！你別膽小，現在我們就要旅行到天空去，你祇要緊緊地騎在馬背上，就不礙事的；但你千萬不要向下面望，否則，眼睛就要發花的！」那黑人不待阿爾佛列茲說一言半句，僅是自己說着話，也不問他情願與否，只是迫着阿爾佛列茲騎到馬上去。

兩個人騎上馬，兩匹馬早已昇上天空，向着東方成爲一字形而飛馳電掣般去了。那時，雖然因爲有月光照着，山岳，河流，街路，王宮等等，都一目瞭然地可以望見。但是阿爾佛列茲因爲剛纔聽了那黑人的叮囑，所以一望也不望。這樣騎着過去，不久東方的天空漸漸白起來了。那時，剛覺到有五顏六色的光射到眼睛裏來，不料太陽早已探出了那始終

和藹可親的笑臉；到這時，阿爾佛列茲才遠遠地望望對面波濤洶湧的大海。那黑人告訴他說：『那就是阿非利加海灘。』他聽了以後，對於那匹馬的跑得這樣快，更是驚奇起來。

這時，已到了摩洛哥的海灘了。那黑人不知有何用意，只見他吁吁地吹起笛來。笛聲一響，那兩匹馬就低下頭，擺出降到陸地上去的姿勢，漸漸地降落到陸地上去。阿爾佛列茲向下界望了一回，只見見在波濤洶湧的海灘的附近，有一座山岩的宮城矗立着；在成爲鋸齒形的王宮的周圍，有一條河，如同銀帶一般地圍繞着。

阿爾佛列茲總算一路平安無事地到了目的地。可是，到了摩洛哥海灘上的時候，却不容易跨下馬來，因爲太疲乏了。但也不止阿爾佛列茲一人疲乏，連那兩匹馬，也氣喘吁吁地非常乏力，看來已快要跌倒了。

那黑人却不顧那些事，立即牽着兩匹馬，繫在一處山角上，隨後又說了三三句莫明其妙的話。阿爾佛列茲心裏想：大概他是說：「辛苦，辛苦！」過了一會兒，黑人從放在馬鞍上帶來的一隻袋裏，拿出了些麵包，棗子和葡萄酒，一面笑着，一面說道：「唔，請喝一杯吧，這酒是上等的。肚子餓着是不能交戰的呢！」

「這怕是最後的晚餐吧。」阿爾佛列茲心裏這樣想着。但晚餐的東西，却太可口了。

喫過東西以後，黑人拿了一把枯樹葉出來，放在石頭上，立即點着火，接着，奇怪的煙冉冉地昇上來，黑人嘴裏唸唸有詞地唱着咒文。於是，便非常奇怪，那些昇上來的煙，忽然變成爲人了。阿爾佛列茲因爲覺得這情境過於神妙不可思議，暫時間茫然不知所措，但忽然那些人完全

消失不見，在石頭上留下了一團銀灰色的灰塊。

這時，那黑人忽然態度一變，威嚴非常地說道：『阿爾佛列茲，你得仔細聽我說！你也該已經看明白：我和我的妻子是純粹的黑人。從古以來，黑人和你的國家，是不共戴天的世仇，原因是在於你們的祖先滅亡我們的祖先。因此，由於打倒敵人這一念，我們便在你們西班牙人中流行種種不治之症，發生了種種惡事。就是如今，也還進行着。在一年之前，你也幾乎喪命；喫了那無花果而喪命的人，單單今天這一夜，也一定會有五六個；你也就是其中之一。你如果不肯向我哀求，那你就祇有一死！趁早告訴你：你還是別想活吧！唔，現在把事情的真相說給你聽吧：對面的那座王宮，是我的大敵，一個有錢的魔法師的所有物。剛纔我燒魔法枯草，幸而那魔法師正不在。我想趁這個機會，把他的貴重東西偷出來。

你如果答應跟我去，那麼就饒了你；否則，老實不客氣，我就要你的命！  
樣，你立即切切實實的回答我！」

「事到如今，還用說什麼呢！不答應你，那會到這裏來，你真年紀雖輕，竟糊塗到這般！」阿爾佛列茲說罷，大聲笑了起來。

「那麼，我們得趁早，時間已沒有了！騎馬吧，騎馬吧！」黑人說。

隨後，兩個人又騎上了馬。馬立即出發到海面上去。

他們遠遠一望，那座魔法城像浮在黃色的海面上一樣，清晰地可以看見。可是，更值得驚奇的，是他們所騎着的兩匹馬，雖在波濤澎湃的海面上，却能和穿過荒野地方一般，泰然自若地走過去。過了不久，他們兩個人就到了一座小島上。

到了島上，那黑人魔法師從放在馬鞍上的袋裏拿出四隻小袋，交

給了阿爾佛列茲。

「好，就這樣！這座城是沒有門的，現在借我的手，把你拋到那座塔的地方去，你就爬到下面的屋子裏去。在那裏，便是藏着珠玉珍寶的地方，你隨手把金剛鑽和翡翠那些東西，都塞在這袋裏，然後一隻一隻的拋出來給我。知道了麼？那麼，就去！」黑人話還沒有說完，便抓住阿爾佛列茲的頭頸，頃刻間被他拋到空中的塔上去了。

阿爾佛列茲像一塊小石子一般，被他輕易地拋到塔上，身上不會擦傷一處，接着，他從塔上爬下去。下面是一間很大的陰暗的屋子，屋角裏有一盞燈，不十分亮地點着。他提心吊膽地走到屋子裏去，祇見屋子裏堆滿着很大的木箱，連走路也不好走。木箱裏滿是金剛鑽、翡翠，還有別的從不曾見過的奇珍寶貝，多得不可勝計。

阿爾佛列茲暫時祇顧向袋裏亂塞。袋裝滿後，就把袋口收緊，從窗裏拋到外面來。那黑人魔法師當然眼巴巴地守候着。

那黑人接住了袋，便拿去放在一匹馬背上，自己騎上另一匹馬，大聲喊道：「再見，呆蟲！你自己想法走出來吧！」隨後，他就在馬背上加上一鞭，渡過摩洛哥海，逕向西班牙回去了。

阿爾佛列茲遠遠地從塔上看見了這情形，不禁喊了一聲：「唉！完了！但他已後悔莫及，沒有法子可想了。」

他一時吃驚得了不得，但覺得這樣束手望着，總不是個辦法，便想到不如把這座宮城的情形調查明白，或許那時會有辦法，走到外面去也說不定。於是他就把掛在腰裏的劍拔出來，拿在手裏，壯着膽走了下去。

阿爾佛列茲最先所走進的一間屋子，正是那間藏珍珠寶石的屋子的底下一間，可是，他一跨進這間屋子，又嗅了一驚，他向四處一看，全是許多可怕的「木乃伊」，還有許多烘乾了的可怕的蛇和蜥蜴，多得連腳也伸不下。於是，阿爾佛列茲也不覺毛骨聳然。

阿爾佛列茲千方百計逃出了那間屋子以後，他更向下面走去。忽然，他在那裏聽見有人的腳步聲。他嚇了一跳，連忙躲在壁櫥的背後，去偷眼向四周一望，忽然看見有一個異乎尋常的怪男子在走過來。他再眯緊眼睛仔細一望，只見那是一個生着像毒蛇一般的眼色的黑人，是一個魁梧異常的巨人。他的身上雖不大看得分明，但衣服上似乎是用紅線繡着奇妙的花樣。

在命運不濟的時候，一切都沒有辦法的，阿爾佛列茲也這樣。不知

怎樣一來，他躲在背面的那口櫥，忽然傾倒了，當然，那個巨人就用像水晶一般冷冷的眼色，可怕地凝視着阿爾佛列茲。當時，大家都不作聲，但形勢總覺略有點險惡，阿爾佛列茲只想逃走。

這時，那個一直默不作聲的巨人，就大聲喝道：「你是誰到這裏來幹什麼？」

阿爾佛列茲頓時嚇得魂不附體。又繼續着如死一般的沉默。不一會，那巨人又大聲喝道：「西班牙人，不要作聲！你看！」說時，他用手指着屋角裏的一隻木凳，那時，有眩目的奇怪的光從他的指尖上射出來，木凳頓時燒起來，變成了一團灰，阿爾佛列茲看着嚇得目瞪口呆。

過了不久，那巨人又第三回喝道：「這樣，你大概已經明白了我的力量了吧！能這樣，和剛纔的魔法師搏戰，才不致會失敗。你放心，我可饒

了你的性命，但你得做我的僕人，終生在這裏做事；你如果野心勃勃，只想逃走，那就對不起你，唔，快些到廚房裏去，去學些煮菜的方法，那裏還有比你先來的一個等着。」

廚房是在宮城的最下層。阿爾佛列茲奉命走到那裏去，看見那裏有一個年老的男人，一面發着愁，一面很驚奇地望着他。這人頭髮已經斑白，臉上全是皺紋，是一個即將垂死的老人。老人教他各種煮菜的方法，兩個人立刻就非常親暱了。

這可憐的老伯伯，名叫彼拉爾，也同樣是西班牙人，是在距今三百年前的某一天，被一個野蠻人虜去，賣給這巨人做奴隸的，後來他服了魔法藥，所以能在三百年的長長的歲月中，始終這樣勤勞着，雖然覺得還是死了倒好，但因為服了魔法藥，所以能夠始終不死。

有時，那巨人設宴款待他的同伴知己，在席上，時常商議怎樣發生時疫病、戰爭或飢荒，計劃着各種連聽聽也可怕的勾當。在這樣的時候，阿爾佛列茲是不許走到屋子裏去的，但那老人因為已得巨人的信任，有時也允許他坐到席上去，所以他能夠知道他們會談的內容。

這樣過了幾個月，阿爾佛列茲心裏時常想設法逃走，但只是沒有機會，因為確如前回那黑人所說，這座宮城是沒有門的；窗雖有幾扇，也只徒有其名，小得幾乎只能探出一張臉去；並且，他搜遍全個宮城，找不到一條繩，也沒有可以搓成繩的稻草。此外，更因為城牆是像象牙一般光滑，又兼是高高地聳立在空際，所以在沒有翅膀的人，是無論怎樣也沒有辦法的。

可是，雖然那樣，但阿爾佛列茲的想逃走的決心，却始終不變。

有一天，在許許多多的鑰匙當中，他忽然分辨出其中有銅的，有銀的，也有金的，他便去向彼拉爾問個仔細。

那老伯伯顯出爲難的臉色，說道：「倒居然被你看出來了！我隨時在想瞞過你呢！那原理你還是不要問吧。」

人家愈不肯說，便愈要動問，這是人的常情。阿爾佛列茲也這樣，老人愈不肯說，他便格外問得厲害；因爲問得太厲害了，彼拉爾老伯伯覺得厭煩不過，最後便告訴了他。

「你既然一定要問個明白，那麼就說給你聽吧。」這樣說，彼拉爾老伯伯就一五一十地說出來，「但我得預先關照你：無論怎樣，你千萬不可把這個秘密告訴別人。因爲在這宮城的最下層的地方，有三間各有一扇門的房間：用銅鑰匙開的是第一間，那間屋子裏有着一樣奇形

怪狀的可怕的東西，無論誰走進去，結果身體就要四散分裂的，如果運道好，能夠通過這地方，那麼就可走到用銀鑰匙開的第二間裏去，在那間屋子裏，有一個紫銅色的巨人，兩手拿着一個大鐵鎚，防備敵人進來，如果運道好，連這裏也能安然通過，那麼，這回便是用金鑰匙開的第三間，這裏，那就不得了了！在那屋子裏有一條只要呼吸一下，便會把人的身體腐爛掉的大蟒蛇守候着。怎樣，聽聽也很可怕吧！……」

「那麼，如果第三間也能安然無事地通過，便怎樣呢？」阿爾佛列  
「茲若無其事地這樣問。」

「那裏會通過過！」彼拉爾伯伯一點也不肯講出來。

「可是，如果能夠，怎樣呢？」阿爾佛列茲繼續着這樣問。

「只要能夠通過有蟒蛇的一間屋子，那就安然無事了。但那樣的

事還是不去想倒好。從我到了這裏來以後，曾經有過像你那樣的三個呆蟲，只想逃走，可是三個都一同悲慘地送了性命！只有一個到了那第三間的屋子裏，其餘的兩個只走進第一間屋子就死了。唔，唔，冒險的事，還是不做的好……」

但阿爾佛列茲聽了那樣的話，並不灰心，並且他愈探聽明白那三間屋子的情形，便愈覺勇氣百倍，總想實地冒險一下，所以要求那老人幫點忙。

那老伯伯因為是一個極頑固的人，所以絕口不答應，但因為阿爾佛列茲誠摯地說：「西班牙的軍人，是與其受辱，寧願冒死的。」所以那老人後來就答應了。

他們兩個人便立即從事準備，靜待時機的到來。

後來，經過兩個月光景，有一天，那巨人把他們兩個叫去，說自己暫時要出門去，叫他們仔細看守着，同時關照他們說：『回來的時候，那魔法國的王子將和我同來，你們把酒菜預備好！』說罷，他就騰雲駕霧地飛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魔法師一走，阿爾佛列茲就想時機到了，立即奔到藏着珠寶的那間屋子裏去，隨手把亮晶晶的珠寶翡翠等塞在衣袋裏，隨後就預備逃走。第一，他先把那三個鑰匙拿來；其次是拿出黑人在戰時所用的鐵鎚、厚布、閃閃發光的大刀，浸在強烈的酒裏的點心等東西。

動用的器具搜集齊全，他們兩個就點着了以前預備好的火把，又拿出一隻空木桶，當即向地下室走去。

過了一會，用銅鑰匙把第一扇門開開後，便一眼看到了一樣奇形

怪狀的可怕的東西，仔細一看，那東西像一隻白鳥，背上有綠的鱗片，腳上生着銳利的腳爪，頭部像鸚鵡。

阿爾佛列茲立即把點心丟進去，又把門鎖上。隔一會，只聽見裏邊發出可怕的響聲，一會兒便沒有了，祇聽得有很響的打盹聲傳出來，原來那怪物因為喫了浸過酒的點心而醉着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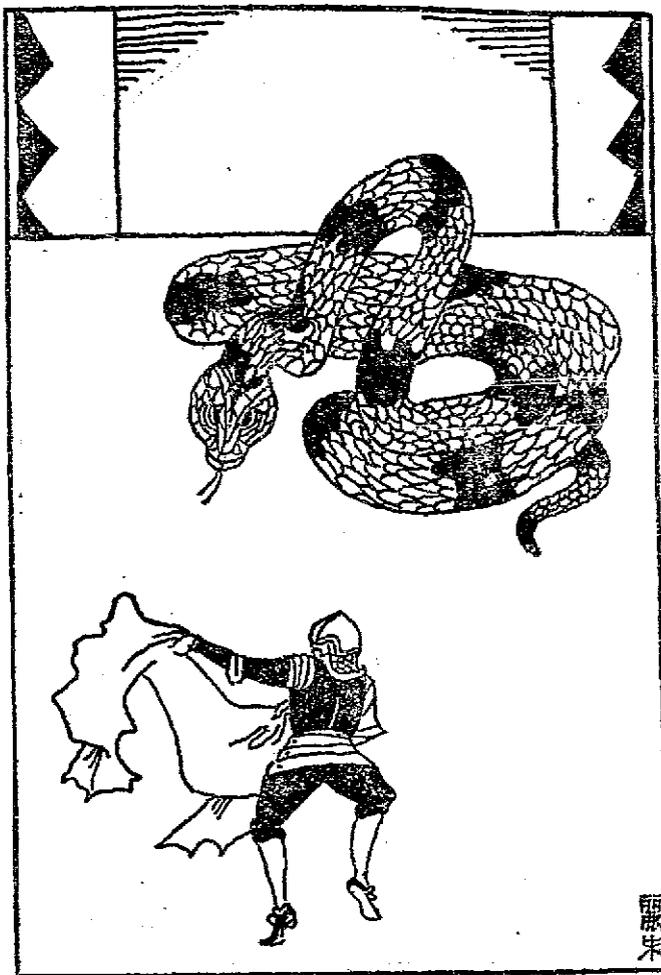
阿爾佛列茲便在那時輕輕地把門開開，用火把來一照，看見那怪物伸長那像松樹一般的頭頸，安穩地睡着。阿爾佛列茲狠命地用鐵鎚向牠的頭部敲下去，頓時就有血流出來。

第一樣怪物已功德圓滿地打倒，於是阿爾佛列茲使用銀鑰匙來開第二扇門。他把門開了一半，就把拿來的那隻空木桶滾了進去。這時，裏面有兩道光射出來，就是那巨人用來打人的兩柄大鐵鎚。

那巨人用滿身的氣力把鐵鎚打那只空木桶，第一次打下，那鐵鎚嵌住在空木桶上了；第二次打下，也照樣嵌住，他想拿出來，但無論怎樣也拿不出來。他懊惱起來，就一手把那空木桶提起來，不料那兩柄鐵鎚便一齊掉下來，恰巧打在自己的頭上，就此打死了。

阿爾佛列茲也不去管那些事，逕自用金鑰匙又去開了第三扇門。他照例先用火把來照一下，只見有一條大蟒蛇蹲在裏邊，向他看了一眼。蟒蛇從亮晶晶的毒牙裏把舌頭伸出來，預備一口把阿爾佛列茲吞下去。

過了一會，那條蟒蛇呼吸一下，噴出像旋風一般的毒氣，接着，又立即向阿爾佛列茲撲過來，想一口把他吞下肚去。但幸虧阿爾佛列茲是一個武藝高強、年輕力壯的人，他不慌不忙，把預先帶着的那一幅布夾



阿爾佛列茲不慌不忙，把布衣蟒蛇撤過去。

頭夾腦地向蟒蛇撒過去。

這樣一來，那條大蟒蛇竟也沒法逞暴，頭被那幅布所包住了，說時遲，那時快，阿爾佛列茲當即用力劈一刀，把那條蛇斬死了。

但在這時，忽然打破沉寂，有一陣震動屋宇的巨聲發出來，同時又有墨黑的一陣煙吹過來。阿爾佛列茲和跟在他後面的彼拉爾老伯伯，兩個人都當場昏倒在地。

等到他們兩個人蘇醒轉來的時候，那紅炎炎的陽光，已照着他們的全身了。

事情是真萬分奇妙！他們向四周一看，那座宮城早已無形無踪地不見了，祇聽得巨浪轟轟的聲音。更奇妙的是：一向是一個弱不經風的老人彼拉爾，忽然變成一個力健體壯的年輕人了。不但阿爾佛列茲驚

奇不止，連彼拉爾自己也驚駭非常。他到這時，才解脫了魔法師加在他身上的魔法。

他們暫時間覺得快樂異常，但覺得只是這樣也不是個辦法，便去找一個山洞，在裏面休息了一下。

他們兩個人都是待日如年一般的打算即刻回到家鄉去。第二天，他們走到海邊，恰巧看見有一隻漁船經過，於是他們便向船上的人求救，兩個便跨上了船。

這樣，他們於不久之後，便又重回到家鄉西班牙。

從魔法宮城裏拿來的許多珍珠寶貝，很夠供給他們兩人的喫用，因此，他們兩人，以後就過着很愉快的生活。

## 五、蠟燭油滴

在離開西班牙全國中風景最好的亞根托那不遠的一座村莊裏，住着一個名叫彼特洛的窮苦的樵夫。這是很晴朗的一個夏天，彼特洛照例到深山裏去採藥草。他把採來的藥草賣給人家，藉以和兩個女兒一同糊口過活。這天，他到深山裏去採藥草，一面走，一面時時回過頭來向山腳邊看，他看見近年來都市裏有錢人所造的富麗堂皇的別墅，像王宮一般地沉浸在初昇上來的陽光裏。

「菩薩真是不生眼睛的！像我這樣雖然天天勞動着，但依舊是赤貧如洗，並且連酒也不喝一滴！這樣的生活，真是過厭了。」他忽然沈在這樣的心情中，不禁說到嘴邊來。

可是，他左思右想，總覺得沒有辦法可以改變他的生活，於是便撇開那種心情，又照常高高興興地爬到山頂上去了。

不久，他走到一個池邊。他根據許多年的經驗，知道在這樣的池邊，會有珍貴的藥草生着的，所以他就立即採掘起來。

因爲想不到這裏竟滿地全是藥草，所以彼特洛就不顧一切，專心一意，祇顧採掘。這時，忽然有一隻像小狗一般大小的青蛙跳出來，目光一動也不動，只是看着彼特洛。

彼特洛覺得這事情太突然，便呆呆地站着。這時，那隻青蛙大聲說道：『你爲什麼要破壞我們所住的屋子？』

彼特洛因爲覺得莫名其妙，只是發呆着，連手中的小刀也落到地上去；嘴巴張張，總是說不出話來。



忽然有一隻青蛙跳出來，注視着彼特洛。

「你爲什麼破壞我們所住的屋子！」青蛙大聲的喊。

「那……實在……對不起……得很因爲一點也……不知道……

……這是你們所住的……屋子……」

「怎麼會不知道的，你這不講理的東西！」

「不，真的是……一點也不知道……所以……千萬請……」

「別造謊話來推托！可是，無論怎樣，你總是已經破壞了我們的屋子。你把你的第二個女兒帶來做我的妻子，算是賠償我的損失。我把許多錢給你，你可以終生不必再掙錢用；你如果不答應，那就不客氣，要你的命！」青蛙用命令的口吻這樣說。

彼特洛聽說要他的第二個女兒，嚇得臉色泛青，因爲他的兩個女兒，雖同是他的親生女，但妹妹却和姊姊大不相同，性情也很溫和，對他

又很孝順，是全村裏最好的一個人。

「青蛙大王，恕我老實告訴你……不消說，女孩子總是年紀大一點兒的好。——況且，我的長女待人也……」

「我並不要你的大女兒！那樣討厭的東西，請免開尊口！我祇要你的第二個女兒，聽見了麼？」青蛙對於彼特洛的話理也不理，只是堅執着自己的主張；同時伸起前腳，條地發怒了，那樣子看來非常可怕。

「知道了！」彼特洛終於只好這樣說了。

「既經知道了，那麼，趕快去預備婚禮！」

彼特洛覺得如同逃出虎口一般，離開了那青蛙，連採掘藥草的事，也不放在心上了。

彼特洛回到家裏，立即把第二個女兒伊塞倍拉叫過來，一面流着

淚，一面把全部事情講給她聽。彼特洛滿以爲他的女兒一聽就會臉色發青的，却並不，伊塞倍拉竟不斷地笑着靜聽父親的話。

後來，她不待父親說完，就接着說道：「那青蛙如果是和善的，我也願意去！」

「這不是玩的！你即使單單看一看，或許要嚇得發狂吧！」

「我決不會嚇得發狂的。那怕是青蛙也好，是人也好，祇要是真心愛我，我都肯嫁給他。——人是喜新厭舊的，與其嫁給沒有真心的人，還不如嫁給真心愛我的青蛙。」

「可是，青蛙每天只知嚶嚶地叫，別的事一點也不做的呢！」

「那又有什麼關係，世間大部分的人，不也正是同樣每天只知說說笑笑麼？」

『世間的愚人實在太多了！』

『在乾瘠的泥土中，有時是能够開出無刺的薔薇來的。女人的心，有時也會生出非父親的一輩人所能瞭解的意旨。就請帶我到牧師那邊去，請他替我們證婚吧。』

彼特洛雖然不知如何是好，但聽了女兒的一席話，立即動身到牧師那邊去。牧師當即答應下來，叫他們帶青蛙來，並且吩咐他們在結婚這一天，請兩方的親族和隣人都一齊來；並且，因為這是人和獸結婚，又叫他們須先得村長的同意。

因此，彼特洛又去找村長。可是，這位村長原來是一個糊塗透頂的人，他不大到辦公處去的。彼特洛找遍全個村莊，仍是找不到，因為走得疲乏了，就想喫些飯，便跑到一家飯店裏去，不料他跑進去，那村長也正

在那裏喫飯，桌上滿列着菜碗。肚皮像鼓一般大的村長，原是非常歡喜喝酒的，所以，不消說，桌子上也有上等的葡萄酒瓶。

彼特洛看見村長在這裏，不覺喜出望外，連肚子餓也忘記乾淨，即刻走上去招呼，說道：「我有一樁事要打擾你。」

「唔，什麼事？」村長坦然回答。

於是彼特洛便把這事前前後後詳細地說了一遍，那村長立即一口答應。彼特洛又向村長要求，請他在結婚時無論如何要出席。

萬事都出於意外地非常順利，彼特洛很快活，立即走到山裏去，報告那隻青蛙。青蛙聽說要和他的第二個女兒結婚了，非常快樂。

「萬事愈快愈好，所以婚禮就定於明天舉行吧。你快去預備！」青蛙說罷，不知走到什麼地方去了。

到了次日，村中非常熱鬧。因為這是人和青蛙舉行結婚禮，所以和彼特洛父女認識的人固不消說，就是不認識的陌生人，也爭先恐後，大家很早就走到禮拜堂裏去，把狹小的禮拜堂擠得水洩不通。

彼特洛把那隻青蛙放在一只小箱子裏，摺在肩膀上，走在儀仗的前面，後面跟着一隊擗旗提燈的孩子，再後面是一隊穿着天使般的衣服的少女，最後是一個扮成聖母瑪利亞的教士。

在十字路口坐在一只椅子上的村長，等着儀仗過來，不久看見儀仗來了，便趨前問彼特洛道：「恭喜，恭喜！但令婿在那裏？」

「多謝，多謝，村長！我的女婿便在這只箱子裏。」彼特洛滿臉苦笑這樣說。

過了一會，新娘和新郎一同走到了禮拜堂去。這時，穿得很好看的

新娘雖站在衆人的眼前，但獨有那新郎却不知在什麼地方，始終不見。因此，禮拜堂裏的一羣人就大吵特吵起來，大家爭說要看新郎。

不久，婚禮雖然舉行好了，却忽然發生了一樁爲難的事。原來，彼特洛的長女加爾曼不贊成妹妹和青蛙結婚，說了許多話使妹妹伊塞倍拉很覺難堪。許多隣人，也都幫着加爾曼使伊塞倍拉受窘。『伊塞倍拉，你怎麼和那樣的怪東西結婚！』大家都七嘴八舌地你一聲，我一句，不斷的向她這樣說。但伊塞倍拉却理也不理他們，任他們怎樣取笑，她總只是笑着，因此，就更加引起他們的不快。

但那樣的話姑且不再多提，究竟伊塞倍拉爲什麼歡喜那樣可憎的青蛙呢？——

把事情的真相老實說來：那只青蛙，其實並不僅僅是一隻青蛙，原

來青蛙在白晝雖跳在伊塞倍拉的衣袋裏，到了夜裏，當伊塞倍拉走進自己的房間，把門鎖上以後，那隻青蛙就變成了一個美少年。伊塞倍拉當初看見時也差不多嚇死。真的，如果這美少年不把他的來歷解釋明白，她或許當真早已嚇死了也說不定。

這美少年的來歷，就是以下所說的——

約在十多年前，這美少年被一個魔法使施了法術，沒法擺脫，就變成了一隻青蛙；以後在白晝便是一隻討厭的青蛙，祇在夜裏才恢復為一個人。

有一天晚上，這美少年已恢復成一個人，正在這村莊上散步的時候，忽然聽見了有像銀鈴一般的伊塞倍拉的聲音，並且又知道她是一個性情很和順的姑娘，他就一心想和她結婚。



青蛙在夜裏變成一個美少年，伊塞倍拉起初見了，幾乎嚇死。

後來結過婚以後，伊塞倍拉一看他果然是一個真心愛她的丈夫，所以她就非常愛年他。

這時，伊塞倍拉愈愛她的丈夫，她的姊姊加爾曼便愈加覺得不快。當他們兩個走進房間，她就偷偷地在門縫裏偷看。她一聽，不料裏面却有一個年輕男子的聲音。加爾曼覺得很希奇，再仔細望進去，更加覺得希奇，原來她的妹妹伊塞倍拉竟和一個美少年愉快地談着話。

存心不良的加爾曼，胸中就充滿了嫉妬。她立即跑到父親彼特洛的跟前，去要求說：『妹妹和那隻可厭的青蛙在一起，真是太可憐了。如果父親答應，以後就讓我去陪陪她吧。』

父親一向知道加爾曼的性格，她想着要做什麼事，總是阻擋不住的，所以就含糊地說道：『我是無可無不可的，你還是去問問她自

已吧。」

父親這樣說過以後，她便去向妹妹和青蛙說去。

青蛙聽了，說道：「我覺得還是我和伊塞倍拉在一起的好；但是果伊塞倍拉不願和我一起，那就又作別論。」

加爾曼聽了，自然失望得很。但她却是一個不肯對任何要做的事斷念的女人。她走到一個銅匠那邊去，照着妹妹房門上的鎖，配了一個鑰匙，靜待天色黑下來。

伊塞倍拉全然不知道這一回事，照常叫青蛙先睡下，自己跑到房間外面去一會。那時，躲在隔壁房裏的加爾曼，看見時機到了，便偷偷地開了門上的鎖，走到房間裏去。

她一隻手拿着蠟燭火，跑近床跟前去看，看見有一個美少年呼

呼地熟睡着，因為被蠟燭火照着，那美少年就醒了轉來，一看，在身旁的並不是伊塞倍拉，是她的姊姊加爾曼，就責罵道：「你是誰？到這裏來做什麼？」

加爾曼非常驚駭，拿着蠟燭火的手抖起來，滴了二、三點蠟燭油在那美少年的身上。加爾曼「呀」地喊了一聲，非常喫驚，手足不知所措。——你猜是爲什麼緣故？原來是因爲剛纔明明白白睡着的那個美少年，忽然無形無踪地不見了。

正在這時，伊塞倍拉在外面旋動門上的把手，但是門始終不開。加爾曼早已知道妹妹要進來了，立即跑過去把門開開，一面不自然地笑着說：「妹妹，你的丈夫一聽見你的腳步聲，便從窗裏飛走了！」伊塞倍拉已知道原委，什麼也不說，獨自留在房內。

等加爾曼走去了，伊塞倍拉就放聲哭起來了。她哭了整整一夜，不及等到天亮，就去向父親說：『爸爸，我要離家出去了。我雖然也放心不下爸爸，但我尤其不忍丈夫失蹤。我無論怎樣，總要會到丈夫，再和他度着快活的歲月！』

『不，我也不忍離開你。這樣，爽性我也跟你去。我想，我們兩個去找，一定會找到他的。』父親說，

接着，父女兩人便準備好一切，毫無目的地而出門去了。

『爸爸，你當初會到他的時候，是在什麼地方？』

『那隻青蛙麼？』

『是我所愛的丈夫洛特利戈。』

『是在山上的池邊！』

「那麼，我們就先到那地方去吧！」

他們兩個便手牽着手，走到山上去。那時，雲雀在天空中奏着美妙的音樂；一路所經過的地方，都有不知名的花，放出難得的香氣。

過了一會，就到了池的旁邊。「洛特利戈！親愛的洛特利戈！」伊塞倍拉拼命地大聲這樣叫；當比雲雀的啼聲更爽朗，比白百合花更美麗的伊塞倍拉的叫聲將消失未消失的時候，有一個美少年從池旁的草叢中站了起來，不消說，那就是洛特利戈。

「我知道你要來找我的！」洛特利戈臉色更其煥發了。

過一會，洛特利戈向彼特洛說明道：「正如我從前曾經對你說過，幸福的日子終於來了！靠了加爾曼滴在我身上的幾點蠟燭油滴，我喫了很久苦楚的那魔法已經解脫了。以後，我永遠是這樣的一個人了。我

們不必再回到鄉下地方的那間破屋子裏去。唔，快快預備起來，到我的宮殿裏去吧！我是海對岸的大國的王子。」

現在，你們想，比彼特洛父女更幸福的人，世界上還會有麼！

從池的那邊，有馬蹄的聲音傳過來，原來正有幾十個侍僕到這裏來迎接他們的。

那像天仙一般美麗的伊塞倍拉，和世間少有的老實人彼特洛，便成爲馬車中的貴客，愉快地向海的對岸的王子的那個國家走去，是這正當涼風習習的六月裏的一天的晚上。

## 六、意外的功勳

從前，在西班牙京城馬德里的地方，有一個名叫彼得羅的貴族。他以前曾有巨萬的家產，但後來漸漸用完，變成非常貧苦。當他五十歲的時候，連自己住着的那所房屋，也不得不出賣給人家。彼得羅很可憐地遷居到一座名叫奧各司的小村莊上去，度着孤苦伶仃的殘年。

他在奧各司所住的房屋，當然也是不甚好的；間數雖多，但不知是在幾十年以前造了的，房屋既破舊不堪，平常人住在裏面還覺可以，但以堂堂一個貴族住在那裏，總覺有些不合身分。可是，彼得羅却很中意這些房屋。因為，從客廳的窗裏望出去的山景，實在好到異乎尋常，決不是在灰塵飛揚的馬德里等地方所能看到的；並且，或許是他的癖好也

未可知，就是從窗子裏進來的微風吹在身上，也覺得好像喝了上等的葡萄酒一般，昏昏沉沉地非常舒服。

彼得羅僱用了一個男僕和一個女僕。男僕是一個瘦得像鷺鷥一般的老頭兒，名叫約舍；女僕是一個胖子，名叫脫列沙，她正和約舍相反，胖得像河馬一般。主人彼得羅也很瘦，兩個肩膀高高地聳着，像筆架一般，所以如果說約舍像一只鷺鷥，那麼，彼得羅就可說是像一隻仙鶴。但他因為畢竟是生於名門之家，所以外貌却遠較兩個僕人來得高尚；雖然出口很下流，不像他的身分，但倒是一個很正謹的男人，做事也很深謀遠慮，對於兩個僕人也都一樣看待。

至於彼得羅每天的工作，便是坐在書房裏看書，或是騎着馬到各處去走，此外沒有別的工作。

因爲這樣，所以彼得羅每餐所喫的東西也很簡單，往往只有幾片麵包和一盆湯，至於肉類等東西，是難得有的。

有一年冬天，那個很瘦的約舍，因感冒而可憐地死了。彼得羅不消說，自然非常傷心。因爲像約舍那樣勤懇的男僕是少有的，所以他不想再僱用男僕。但只脫列沙一個人，又忙得不堪，時常口出怨言，所以他又決定如有好的男僕就僱了來。

可是，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脫列沙有一個外甥，名叫瓦列拉，年紀大約十二三歲，人倒很老實，只是呆呆些，許多人家都不願意僱用他。

彼得羅想：『現在就把瓦列拉僱來代約舍吧。』可是，瓦列拉一僱進來就不爭氣。把一隻盛湯的盆子打碎在廚房裏的地板上。僅僅這樣還不妨；當彼得羅叫他去問他打碎了什麼的時候，他去拿另外一隻小

碗來，說道：『打碎了這樣一隻小碗。』這樣，彼得羅也就不加深究了。

又有一次，彼得羅設宴款待時常托他做事的一個伯爵。這位伯爵很有身分，名望也有，但同時也是一個有名的食量很大的人。屆時，主人和伯爵兩人坐下來開始用晚餐了。這時，瓦列拉想道：『食量大的客人，一聲不響便愈加喫得下去的，那樣，主人怕要不高興吧。讓我來嚙嚙嚙地說了一大篇話，使他不能十分多喫下去。』他一邊心裏這樣算着，不關他的閒賬，一邊在桌子旁侍候着。

過了一會，伯爵狼吞虎嚙地喫完了一樣菜，於是瓦列拉向伯爵問道：『還要什麼？』

『不要了，已很够了！』伯爵乾脆地這樣回答。

這時，瓦列拉想，時機不可錯過，便改變態度說道：『待慢之至，已經

沒有了。」他想主人一定會說他聰明的，就偷偷地斜睨了主人一眼。

主人彼得羅却不禁動怒起來，紅着臉，敢怒而不敢說。

可是，伯爵因爲是一個極和氣的人，所以笑着說道：『已經够了；再喫下去，肚子要炸破了！』

這樣，彼得羅才寬了心。

又有一次——那是一個夏天，主人彼得羅想睡午覺，叫他用扇子一面趕走蒼蠅，一面向他身上扇着。起初，他依照命令靜靜打扇着，但過了不多一會，他竟比主人先睡熟了。

正如前面所說，瓦列拉無論做什麼事，沒有一樁不使人不快的。但彼得羅却仍不十分罵他，照常僱用着。

日子過得很快，這是僱用瓦列拉以來已有五六年的一天。彼得羅

在書房裏整理書籍，忽然在許多厚積灰塵的書中，看見了一本略有點髒的書，書名叫希德年代記。這雖然是一本很髒的不值錢的書，但書中却有着各種的插圖。

彼得羅隨手拿來一翻，一看是出版了已經很久，至於文字，完全像暗號一般，起初全然看不懂，但用心看下去，知道這本書是詳細記載着以前確曾有過的事，其中有許多可以參考的地方；並且他又從書中知道那阿爾風沙·希斯納洛，在叫做芬脫地方，埋藏着巨量的財寶。

原來，那個希斯納洛是一個非常歡喜年代記一類古書的人。他財產很多，但因為沒有一個可以傳給的兒子，所以他秘密地埋在芬脫附近的一座叫做加特那的古城底下。向來聽人說，只要能夠看到那本希德年代記，就會知道那埋藏財寶的地方。

現在彼得羅所看着的書，正是這本希德年代記，所以他快活不堪，好像是在夢中，不當作是真的。後來，他神志清醒過來以後，便又感覺一種不安的心情，就憂着或許已經被別人掘去了。

『這是愈早一天去愈好，否則難保不生意外。』他這樣想定以後，立即把瓦列拉叫來，吩咐他道：『喂，瓦列拉，你到馬車行去，把那匹黑馬牽來。如果那匹黑馬不在，就牽一匹別的腳勁好一點的馬也可以。你對他們說，有要緊用處，向他們借一匹最強壯的馬，今夜便要的！』

過了一小時以後，便遠遠聽見有馬蹄聲傳過來。彼得羅快活得手舞足蹈。他立即到門口去接瓦列拉。他看見瓦列拉騎在一匹黑馬上，不瓦列拉並不是騎着，原來是蹲在馬背上。

彼得羅得意揚揚地說：『唔，辛苦你了！——你趕快牽牠到馬棚裏』

去，喂些稻草給牠喫，因為牠今夜要整整地喫力到全夜，所以現在給牠休息休息吧。——你也還有事要使喚你，但一切留到夜裏吩咐你吧。你現在也去休息休息！」

不久，天已快夜了，彼得羅便喫晚飯。那時，天氣恰巧一點兒風也沒有，悶熱得很。

吃過晚飯以後，彼得羅點着一盞燈走到馬棚裏去。他把馬的週身仔細端詳了一會，又把瓦列拉叫來，叫他把麵包和葡萄酒等東西塞在一隻很大的袋裏去。

後來，一切準備齊全，彼得羅便穿起護胸，拿了長劍和手槍，隨後就叫瓦列拉把那盞燈拿來，趁便又吩咐他把鋤頭和鐵爬預備好。

一切預備妥當，彼得羅戰戰兢兢地把瓦列拉拖到院子裏的角裏

來，對他說：『我要在明天早上，天將亮未亮的時候，出發到遠處去。』至於到什麼地方去，你也許知道了吧，就是從前有座加特那城的芬脫去。因為要去發掘百年前埋藏着的財寶，所以我們要趕早。至於路程，第一天宿在三星市，到第二天的晚上，大概就能到加特那，可是，我得再三叮囑你，關於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去做什麼，無論誰問你，你千萬不要說！尤其是對於你的舅母，你得嚴守秘密！因為你的舅母雖是一個好人，却是非常多嘴的。不，不獨是你的舅母，女人都是多嘴的，所以凡是女人，不管是誰，你要當心，絕對嚴守秘密……因為是有要緊的事而出門去，睡眠不足，在路上身體或許喫不住，所以你事情一做完，就趕快去睡。明天早上一敲過四點鐘，就立即起來，趁早上涼快的時候，多趕些路，才能在午時休息。啊！已經十點鐘了，我該去睡了，你也趕快去睡吧！但再叮囑你

一遍，你有兩件事要牢記在心：第一件，你千萬不可把我們出門到遠處去的事告訴別人；第二件，明天早上四點鐘，就立刻起來。你聽見了麼？」彼得羅說罷，就走進臥室裏去，心裏非常快活，立即睡熟了。

可是，另一方面，瓦列拉因爲自從出世以來，不曾擔當過一件有斤量的職任，所以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始終睡不着。但他旁邊的舅母却呼呼地酣睡着，這時，他心裏暗想：「離四點鐘已經不久，再睡，或許要耽誤時候，那是不得了的！」所以決定坐待天亮。

不料於是就闖禍了！因爲在這時候，他的舅母忽然醒了轉來，睜開眼睛看見瓦列拉還不曾就寢，並且手裏拿着一盞蠟燭火，坐在一只椅子上。他的舅母見了，自然非常出奇。

「瓦列拉，你究竟在做什麼？」舅母莫明其妙地大聲喊。

「啊，啊！我有事要去問主人呢！你這樣大聲叫喊，偷把主人吵醒了，他不是要動怒了麼！」

「你這孩子真笨！不把主人叫醒，難道可以和主人說話麼！」舅母覺得瓦列拉笨得少有少見，不禁這樣回問。

瓦列拉不管舅母的話，逕自去敲彼得羅的房門。

彼得羅聽得瓦列拉的敲門聲，以為莫非已是四點鐘了，但又覺得似乎還早，當即問道：「什麼事？」

「我要問你一個仔細，究竟是在四點鐘起來，還是五點鐘起來？」瓦列拉這樣問。

「你怕是睡昏了吧，剛纔不是明明再三再四地告訴了你麼？是四點鐘，一敲四點鐘就起來，是比你的手指少一個的「四」！你這人竟一

些事也托不下，我還以為已經是四點鐘了！彼得羅說罷，又合上兩眼。可是，他在熟睡中被驚醒了，這回便再也睡不着。

另一方面，瓦列拉以為四點鐘已就在眼前，這時再睡，恐怕要耽誤要事，決意坐等天亮，把舅母也叫醒，兩個人精神抖擻地談着天；加以他的舅母的接連不斷的咳嗽聲，聲音很吵雜。

這時，彼得羅在床上被吵得睡不着了，喊着問道：『幾點鐘了？可是已經敲過了四點？』

『離四點鐘還有些時候，你放心睡好了！可是，我有一件事要問你：究竟穿什麼衣服去？因為此刻我想把衣服整理好。』瓦列拉覺得事情非常緊迫地問。

『那是隨便的！你不要再多嘴，我被你吵得睡不熟了！對你不起，在

未到四點鐘以前，你不要再作聲！你真是比老鼠還討厭的東西！」

後來，彼得羅如好容易又睡着了，但並不怎樣長久。隔了一會，又被瓦列拉打擾的聲音鬧醒了。

「莫非是黃鼠狼在鷄棚裏偷鷄喫！」彼得羅起初這樣想。於是他就立即打開窗子，向鷄棚那邊望過去，但看來似乎不像。那時，他忽然看見瓦列拉提着一盞燈，在後門口忙亂非常。便喊道：「瓦列拉！瓦列拉！可是捉到了麼？」彼得羅這樣大聲一喊，瓦列拉就走到窗口來。他走近去一看，看見在他的手臂裏抱着一樣在動着的東西。彼得羅想：「瓦列拉雖然這樣呆笨，竟會把那隻黃鼠狼捉到手，却是不容易的事，究竟也還有可取的地方。」

當彼得羅正在那樣想的時候，瓦列拉忽然仰望窗口，得意揚揚地

大聲說道：『並不是有黃鼠狼來！我因為恐怕主人被牠鬧醒，所以把這隻鷄捉來，用繩把牠的嘴巴縛住。這樣，那怕天亮起來，牠也不會喔喔喔地叫了！』

彼得羅聽了這樣的話以後，無論怎樣是一個好好先生，也不禁動怒了。他額角上露出二三條青筋，立即拿起馬鞭子，怒目看着瓦列拉，說道：『瓦列拉！你把那盞燈給我！你這呆蟲，忍了你許久許久，今天實在再也忍不住了，叫你喫些王法！』

但瓦列拉並不見得十分驚駭。他不是這樣的一個人，否則，平時也不至那樣癡癡癩癩了。那怕彼得羅發怒到怎樣，他始終坦若無事，這樣，反使彼得羅弄得沒法可想，結果就關上窗子，跑到裏面去了。

另一方面，瓦列拉却弄得摸不着頭腦；他費盡力氣，本想討好主人，



彼得羅忍不住了，想用馬鞭子打瓦列拉。

不料不但得不到一番稱贊，反而挨了一頓臭罵。他想到這裏，不覺茫然，便去坐在一個暗角裏，仰頭一望，天空像散滿着水晶點一般，滿是星粒，還有含着花香的涼風拂拂地吹來，這些都是到西班牙地方來才能賞識到的。

在這樣幽靜的情境之下，瓦列拉忽然心機靈活起來，他想：『既已這樣反遭主人的怨怒，總得另想一個補救的辦法才行。』他又想：『最好，不如先到那埋藏財寶的地方去守着；此時立刻就去，一定會比主人早一天到那地方。』他這樣想定以後，就把昨天借來的那匹馬牽出來，立即把那只盛着食糧和動用器具的袋放在馬鞍上，隨後又立即奔到他的舅母的房間裏去，一手遮住舅母的嘴巴，變色地懇求道：『舅母！你到七點鐘的時候，把主人叫醒！你對他說，我已先到加特那地方去了，

在看守着那些財寶。」

舅母本來完全莫明其妙，以爲瓦列拉莫非發癡了；但瓦列拉不管什麼，說罷了話，逕自出去了。不久，就可聽到瓦列拉所騎着的那匹馬的腳步聲，在晨光曦微的空氣中蕩漾着。

彼得羅被脫列沙的「主人，是七點鐘了！」這聲音叫醒以後，才知道瓦列拉已經獨自個先走了，真是又驚又惱。他當即不顧一切，跑到馬棚裏去，騎上本來預備給瓦列拉騎的那匹白馬，策馬一鞭，就像疾風一般的追去了。

彼得羅一路上在烈日炎炎之下走了一天，到了晚上，因爲路上塵埃飛揚，他的全身都是灰塵。但這還不礙事，使他討厭的是一路上的那些人，有一個鄉下人，在破壞造在屋簷下的一個鳥窠；又有一個老婆婆，

在路上踉蹌地走着，跌在路旁的一條溝裏，結果受了很厲害的傷。

但這些事，彼得羅也不管，理也不理地，祇顧向加特那前去。

彼得羅目不旁顧地繼續走着，在那天的晚上，就到了離加特那城不遠的一個地方。更快活的，他看見瓦列拉像獼猴似的蹲在馬背上在前面走着。到了這時，彼得羅就轉怒爲喜了。他追上前去，向瓦列拉招呼一下，又恢復以前的主僕關係了。

這時，到加特那城已祇有半小時光景了，於是他們兩個就跨下馬來，到一棵樹蔭下面去休息。彼得羅拭去混身的灰塵，揩揩臉，又把帶着的食糧拿出來，草草地喫了晚飯。喫過飯後，他們便倒在地上，一直睡到天夜。

西班牙的夏天那怕說怎樣熱，當太陽落山以後，總有涼風徐徐地

吹來。過了不久，他們兩個就站起來，又跨上了馬，向加特那前去。

到了目的地，看見加特那的城牆一直通到山裏，並且靠城牆的裏面，生着許多亂草，分辨不出在什麼地方有什麼東西，到處生得高高的白楊樹，不斷的扇動綠葉，吹下涼風來，很與南國地方的夜相調和。

被馬蹄聲和人聲所驚動，那些可怕的毒蛇和蠍蟻等，都一齊跳了出來。彼得羅立刻命令點起燈來。這時，空中到處有星，像樹葉上的露珠一般晶瑩發光。

彼得羅提着那盞不十分亮的燈，四處八方搜尋那埋藏着的財寶。但他尋來尋去，毫無一點眉目。他一半已經失望，一半又鼓勵自己，在四處八方尋了許多時候，忽然找着了像祭壇的遺址的地方。

他想：說不定就是這地方！用燈一照，在那後面又看見一具像石棺

材的東西。他走近去仔細一看，那外部刻着一個騎士的畫像，上面滿是青苔；把青苔剝去，再仔細一看，在那騎士頭部的地方，有一塊小小的石子。他又驚又喜，把鑿子鑿進去，不料那塊小石子脫落了，鑿子一直鑿到裏邊去，石棺材的蓋便揭開了。

把石棺材的蓋一移開，看見裏面有着已經發鏽的鏈條細着的木箱。彼得羅用抖着的手指把鏈條解脫，揭開木箱，看見其中滿是很古怪的古代的金銀貨幣。在月亮光下面看着那些發光的東西，他們兩個真是又驚又喜，不知怎樣是好。

他們又仔細一看，除出金銀貨幣以外，還有許多金條和不知名目的珍珠寶貝。

他們兩個暫時茫然不知所措，但神志漸漸清醒起來，便將預先準



開球

把棺材的蓋移開，看見裏面有着已經發鏽的鐵條綁着的木箱。

備好的那只大袋拿來，把金銀珠寶等全都塞進袋裏。

不久，天已亮了。但他們早已把財寶藏好，又把那只木箱拋在池潭裏，把形跡消滅；隨後，他們就並着馬頭慢慢地向家鄉回去。

後來，約莫祇過了半小時光景，忽然聽見有人馬趕來的聲音。他們猜不出是什麼人，呆呆地向對面一看，忽然看見有幾個人呼三喝四地奔過來。他們全然不知道那些人爲什麼事走來。

過了一會，那幾個人遇見他們兩個，不問情由地說道：『你們兩個這樣安安閒閒，怕還沒有知道吧；在那座可以望得見的城址下面，有無數金銀財寶埋藏着，有一個猶太人知道這件事，今天特地來買這座城址，不知他掘出來究竟是財寶還是磚瓦，我們便想去看！』

聽了這幾句話，彼得羅才恍然大悟明白原委。得悉了這件事以後，不覺

驚歎自己運道的好，愈想愈覺得自己真是好運道，因為如果再遲一步，那些金銀財寶就要落在別人的手裏了；如果沒有這樣呆笨的僕人瓦列拉，也萬萬不會捉住這好運道的。他這樣一想，非但不把瓦列拉當作呆笨的人，反以為是一個很聰明的人——總之，彼得羅靠了瓦列拉的福，得到了巨量的財寶，在第三天就平安無事地搬到了家裏。

## 七、天藍色的鳥

從前，在加斯諦爾國的京城裏，有一個名叫白脫洛的做鳥籠的年輕人。他雖然一年四季揹着自己做出來的鳥籠，在四處跑來跑去兜賣，但仍是貧苦不堪。

有一天，他照常揹着鳥籠，跑到一個小小的村莊上去，忽然在路上聽見呼吶喝喊的聲音，其中還夾雜些合着調子的音樂聲。他想：『不知是什麼事？』不禁站住了望着，看見一羣有音樂隊在前面引道的少年，步法一致，走着過來。全隊大概共有五六十個人，大家都穿着白衣服。在隊伍的中間，有一個像隊長模樣的可愛的少年，坐在一輛飾着薔薇花的馬車裏。原來這是迎春節的隊伍。走在最前面的幾個少年，手裏拿着

一個錫盤把路上行人們捐給他們的錢放在上面。

白脫洛看着這個光景，心裏很不愉快。因為，他把自己汗流滿面地做出來的鳥籠向他們兜售，他們總是說：「價錢太貴，貨色做得不好！」這樣地隨便瞎說，一味想愈買得便宜一文就愈好，但對於這樣毫沒意思的迎春節的隊伍，他們却毫無吝色，爭先恐後地擲過錢去。

白脫洛的確非常氣憤，並且肚子也餓起來，喉嚨也乾起來了。他不禁又痴獸地這樣想：「我簡直生來不像是個人！」

走到市場前面來的時候，白脫洛又遇見那隊伍。那前面，他又看見有一個身材矮短的誠摯的老公公走着過來。這老公公也摸出幾個銀幣放在少年所拿着的錫盤上。

白脫洛見了這光景，不顧周圍，急急忙忙地走近到老公公身旁去，

脫下帽子，鄭重地懇求說：『實在對不起……無論多少，請佈施一點；在一二三天裏一定奉還，祇要能賣去一只鳥籠……』

但那老公公却拒絕說：『年紀輕輕，向人家討錢，不知道羞恥麼？與其這樣，不如做工去好多了麼？』

『那固然是不錯！但是現在，有誰肯把工給我做！並且，大家已不歡喜養在籠裏的鳥，反而歡喜在樹上飛來飛去的鳥……所以，像我這樣的人，就只有一天窮一天了。』

那老公公臉上現出不快的神色，不覺對白脫洛表起同情來，說道：『一切都是緣份注定了的。我今天遇到你，怕也是緣吧！你跟我來，讓我替你設法設法看。』說罷，老公公走在前面，引白脫洛走去了。

他們兩個一聲不響地走了一會，老公公拿出一枝笛來很響地吹

了一聲，轉瞬之間，忽然有一隻天藍色的小鳥，從不知什麼地方飛來，歇在白脫洛所擁着的鳥籠上。老公公捉住那隻天藍色的小鳥，把牠關在鳥籠裏。

老公公過了一會，說道：「唔，只要有了這隻鳥，你可以一生一世不會窮苦了。你如果要什麼東西，祇要靜靜地說：『天藍色的小鳥，請聽我的話！』就會一切都照你的話。」

「那真多謝了！我這十二年來時時忍飢挨餓，今天想要痛快地大嚼一頓……那麼，立即使我大嚼一頓吧……天藍色的小鳥，請聽我的話！」當這一句話還沒有說完的時候，便有像宴請貴客一般的佳餚，成山成海地出現在面前。白脫洛見了，驚奇不止，連道謝也忘記啦。

老公公看着這光景，說道：「你不必吃驚！要喫，趕快喫吧！不要錯過



許多佳餚，現在自脫洛的面前，他便狼吞虎嚥地大嚼。

機會。』說罷，便像煙一般地消失不見了。

白脫洛茫然不知所措，過了好一會，才覺清醒過來。他立即跪在老公公剛才所立的地方，虔誠地道謝。因為他喫到這樣好喫的東西，自從出世以來，還是第一次。

肚子喫飽以後，他現在所想要的東西，是衣服。他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滿是油垢，連自己也已看不過去了。

『天藍色的小鳥，請聽我的話！』當白脫洛還沒有說完，他身上的破衣服，忽然一變而為金銀縫成的天鵝絨衣服了；更驚奇不止的，面前忽然現出一匹有着緞製的馬鞍，頸項裏又掛一串銀鈴的駿馬。

這也是那個老公公送給我的。白脫洛這樣一想，就把那隻放着天藍色的小鳥的籠繫在馬鞍上，一腳踏上馬，得意揚揚地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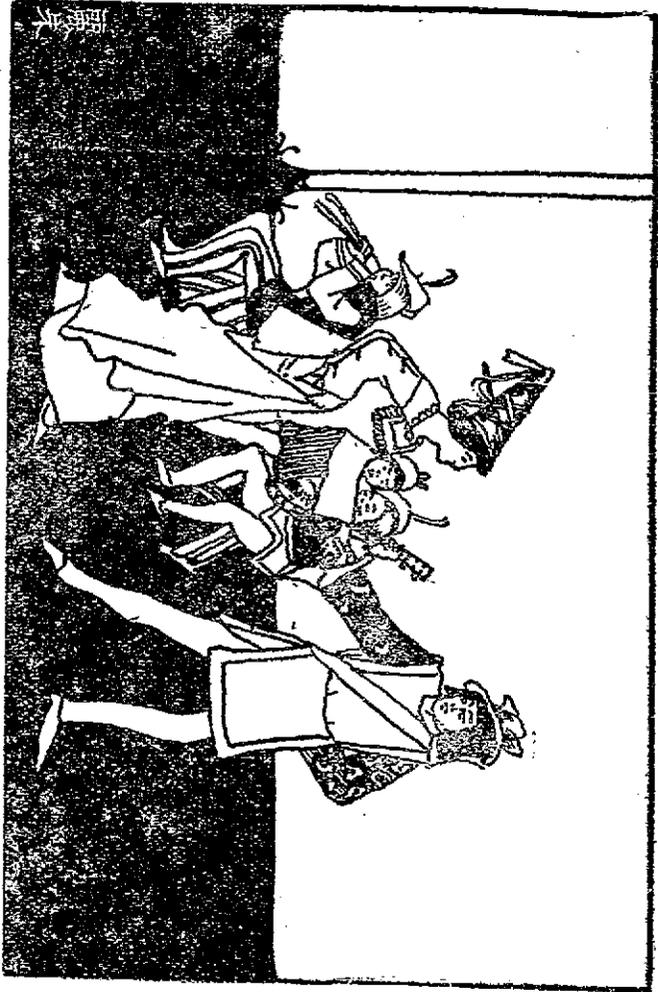
不久，他到了一座莊嚴的王宮前。這天，王宮裏恰巧在慶祝公主誕生，大設宴會，只因為最關緊要的音樂隊的隊長生了病，所以音樂不能舉行，這使國王和一羣客人掃興不少。

白脫洛聽見了這個消息，想道：機會不可錯過，立即趕到國王面前去，恭恭敬敬地說：『國王，你如果對我有什麼吩咐，我覺得這是最幸福了；無論有什麼吩咐，我總能效勞。』

國王聽了，立即下令道：『好，我吩咐你替我立即召集一隊能和我  
的音樂隊一樣高妙的音樂隊！』

『天藍色的小鳥，請聽我的話！』等到白脫洛的話剛剛說好，便有音樂聲音聽到，忽然有一隊音樂師出現在國王的面前。

至於國王和一羣客人怎樣快樂，那可不用再說了。



國王叫美麗的公主和白賊跳舞。

國王快樂得怎麼似的，特地爲白脫洛開了一個跳舞會，叫美麗得如花如玉的公主和白脫洛跳舞。

當跳舞跳得正酣的時候，白脫洛又叫天藍色的小鳥變出山珍海味的佳餚來。當大家一同喫着的時候，那隻天藍色的小鳥不絕地哢哢啼着；並且，當宴會將終的時候，又對在座的客人各贈一件寶石。不消說，這些東西，都是白脫洛吩咐那隻天藍色的小鳥拿來的。

國王看見了那隻萬能的天藍色的小鳥，非常歡喜，便想據爲己有，叫白脫洛到自己的房間裏去，親自向白脫洛商量。

「你要多少錢，肯把那隻小鳥給我？」

「無論多少錢也不給的！」

「不行！把這座圍在綠蔭裏的王宮和你交換，怎樣？」

「還不夠！」

「那麼，再加上被稱爲全世界第一的一座葡萄園和一座橄欖園，和你交換，怎樣？」

「也還不夠！」

「還不夠，那麼，再加上一千畝田和一萬匹馬，怎樣？」

「還請加一點！」

「這還不够麼？你莫非想要一座天國麼？」

「決不是的那麼，就讓我提出來吧！我要剛才和我跳舞的公主做我的妻子。」

「什麼，公主！就給你吧！」國王說罷，立即把公主叫來，從頭至尾把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可是，樂極生悲，公主聽了國王的話，忽然改變臉色，說道：『雖然是父親的話，我不敢不從；但如果剛才的一切，他是借了可怕的魔法師的力量做的，那怎麼辦呢？』公主這樣說，不肯答應。

『你平時只要在頸項裏掛着那串珊瑚，就不要緊了。』

『可是，如果他是個惡魔，怎麼好呢？』

『惡魔，只要拿枝蠟燭來，那怕是惡魔，也不是怕的。』

國王一面這樣說，一面便執着公主的手，把他引到白脫洛的身邊去。公主沒法，祇得嫁給他了。

這時，白脫洛騎在馬上，靜候公主出來。這樣，白脫洛就愉快地度着新婚蜜月旅行去了。

現在再說國王的事吧。

國王把所有的侍僕叫到面前來，說道：『你們看，我要比那個少年變出更奇妙不可思議的東西來。你們再站近來些！我爲了這隻鳥，已把公主給了那少年了！』說着，便提起了那隻鳥籠。但很奇怪，剛才還發着美麗的聲音而啾啾啼着的那隻天藍色的小鳥，這時忽然變大了，樣子很難看，連顏色也已變成灰色了；並且忽然用鈎形的嘴巴，咬開籠門，很快地飛走了。

國王氣得目瞪口呆。那些侍僕也一樣，沒有一個發言安慰國王的人。但在那些侍僕之中，有幾個以爲這是由於國王的貪心，把公主犧牲了的報應。

另一方面，白脫洛這邊也發生了非同小可的事。

他和公主到了街上以後，想剪些公主所合意的衣料，便跑到一家

綢緞店裏去，在剪好了要付錢的時候，忽然身邊一文錢也沒有了。這是第一件，後來又發生了許多事。

第二件，是他身上所穿着的好看的衣服，忽然在一剎那間，那些衣服又變成以前的襤褸模樣。其次是那匹馬，明明繫着在一根柱子上，忽然無形無踪地不見了。

公主看見了這種種情形，非常吃驚。因為原來是父親強迫她嫁給白脫洛的，所以現在就忍無可忍了。她趁白脫洛不防備的時候，立即逃回到王宮裏去了。

從第二天起，那可憐的白脫洛又變成了以前的模樣，在街上走來走去地出賣自己做出來的鳥籠。

關於那隻天藍色的小鳥的故事，頃刻間傳遍各處，在西班牙地方，

幾乎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但是那隻天藍色的小鳥，即在如今，還是沒有一個人看見過。

### 八、把舅母變成了驢子的故事

從前，在西班牙的某一座村莊上，有一個銀匠。他每天從朝到晚，打製金銀首飾，是一個很勤懇很好的人，但祇有一樣愛好成癖的惡習，那就是打鳥。

有一天，他照常拿了弓劍到深山裏去，忽然瞧見一隻從來不曾見過的好玩的鳥，連連地啼着。銀匠以為那是難得的，就張起了弓，搭上箭，瞄準了射過去，恰巧射中鳥的右首那只翅膀，牠就受了傷，跌了下來，但傷處很輕，所以仍很靈活。『不會打死就更好！』銀匠一邊自言自語，一邊就把鳥捉回家裏去。

銀匠回到家裏以後，就把那只鳥養在一隻舊的鳥籠裏。

單單這樣也並沒有什麼奇妙不可思議，但後來却就有異常的事發生了。

『昨天的那隻小鳥不知怎樣了？』次日早上，銀匠走去一看，他不禁大驚失色，因為在那隻小鳥的足旁，忽然有一顆閃閃發光的金剛鑽。『呀！鳥生下了金剛鑽的蛋呢！』銀匠非常快樂，立刻把那顆金剛鑽拿到珠寶店裏賣，他們給了他很多的錢。

『今天不知怎樣？』第二天早晨，銀匠等着天亮起來，當太陽還不會昇上來的時候，他就立刻去看那隻小鳥，這天仍有一顆金剛鑽在鳥的足旁閃閃發光。

因為那隻鳥每天這樣生下金剛鑽的蛋來，那銀匠就自然而然的成爲一個財主了。

「那些金剛鑽不知究竟是從什麼地方生出來的？」有一天，銀匠把小鳥右首的那張翅膀攤開來看，忽然看見在裏面寫着這樣的句子：「噢了我的頭的人，就能變成國王。」銀匠看了，覺得很古怪，又把左首那張翅膀攤開來看，看見又有這樣的句子寫着：「噢了我的心臟的人，每天早上請向枕旁看看，有一隻滿是錢的錢袋。」

「這樣再好沒有了，趕快殺死牠，把頭和心臟喫下去吧！因為這樣，我既變成國王，每天早上又能得到一隻滿是錢的錢袋，比每天出賣一顆金剛鑽爽快多了。第一，如果每天出賣一顆金剛鑽，將來那珠寶店總有一天會拒絕收買的；並且，即使不拒絕收買，也不會出到現在這樣的價錢……那只有把牠殺死的一法！」銀匠一面這樣說，一面就很可憐地把小鳥殺死。

銀匠一隻手裏提着小鳥的屍體，立即走到廚房裏去，關照那面部沒有表情的女僕說：『喂，把這隻鳥好好地煮，頭和心臟尤其要煮得當心！煮得不對，就停歇你生意！』

女僕面部沒有表情地噢了一驚，立即動手煮起來。正在這時，忽然銀匠的兒子名叫安多尼，他是一個十二歲的頑皮小孩，和他的十歲的弟弟弗南陀奔了進來，兩個嘻嘻哈哈地玩了一會，把剛煮熟的那只鳥拿起來，隨後，事情似乎很巧，哥哥把頭噢去，弟弟把心臟噢去了。

女僕知道以後，大驚失色。但一想事已無及，沒有法子，就哭着走去告訴主人。

那銀匠聽到了這個消息，真是說不出那樣地又驚又氣，連埋怨女僕也忘記了。那女僕覺得真運氣，不會挨了一聲罵，就笑容滿臉地回到

廚房裏。後來，那銀匠不快樂極了，嘴裏反覆地只是說着這樣的話：「真混賬！大的一個是國王，小的一個是財主，難道我做父親的，仍是一個銀匠嗎！」

第二天早晨，當還不會有人起來的時候，那銀匠偷偷地跑到兒子的房裏去，摸摸小兒子的枕旁，果然有一隻滿是錢的錢袋。他用抖着的手指，把那隻錢袋打開來一看，其中滿是錢。

以後，那銀匠每天早上偷偷地跑到兒子的房裏去，把那錢袋偷來。不消說，他不曾把寫在小鳥翅膀上的句子，告訴他的兒子。

後來，有一天，鄉下的舅父寫了一封信來，叫孩子到鄉下去玩幾天。孩子們非常高興，但父親却不以為然。後來兩個孩子執意要去，左一個說「爸爸，去去有什麼要緊呢！」右一個說「我不去不成！」那銀匠被

兩個兒子吵得受不了了，又因為究竟是自己的兒子，不忍十分苛待，所以最後也就勉強答應下來，但只許他們在舅家住兩三天；過了兩三天，一定要回家的。

兄弟兩人到了舅父家去以後，第一夜睡得很熟，次日醒來，早已太陽臨空了。

大家洗過臉，正在喫飯的當兒，忽然有一個女僕滿臉笑容，手裏拿着一隻錢袋，走到弗南陀的身旁來說道：「哥兒，你忘記了一件要緊東西在床上了。」

弗南陀搖搖頭，回答說：「這不是我的！那樣的錢袋，我連見也不會見過！」

「可是，那是在哥兒的枕旁，一定是哥兒的！昨晚也不見在枕旁，想

把舅母變成了驢子的故事

必是哥兒忘記了。」女僕依舊滿臉笑容地這樣說。

「那麼，就給你吧！」弗南陀因為不知道是自己的東西，所以氣量很大。那女僕便像掘得橫財一般，快樂得很。這時候，如果有人問那女僕：「你在世界上最歡喜誰？」她一概大定說：「是銀匠的小兒子。」

次日早晨，弗南陀一覺醒來，無意中向枕旁一摸，忽然碰着一樣很奇妙的東西。他拿來一看，原來是和昨天那女僕拿來的一模一樣的錢袋，並且袋裏面滿是錢。

每天早上有這樣的奇事繼續着，但弗南陀除了他的哥哥以外，不告訴別的人。

後來，兄弟兩人向舅父作別回到家裏去。一跨進門，兄弟兩個就奔到父親身旁去，把關於錢袋的事告訴父親。父親起初一聲不響地聽着，

等他們說完後，就把事情的原委告訴他們。兩個兒子便快樂得很。

「喂，弟弟，你不想去週遊全世界麼？如果跟你一同去，無論走到那裏，倒不愁沒有錢的！但我也說不定會在什麼時候做國王呢！」

那銀匠聽了以後，阻止他們這樣的輕舉妄動，但兩個兒子都不肯聽。最後，他們就向父親作別，當天急匆匆地週遊全世界去了。

兄弟兩個出去，過了五六天，有一天，遇見一個大國國王的儀仗。因為儀仗過於富麗堂皇，他們兩人便站在路旁看着。國王遠遠地從馬上瞧見他們，就命令一個侍僕叫他們加入儀仗，一同到王宮裏去。

一行人馬回到王宮以後，國王立即召見他們兩人，對他們表示說，自己年紀已經老了，但膝下沒有王子，所以想把他們認爲王子，在自己死後，承繼王位。

原來，這位國王是一個武勇才高，並且是很有慈悲心的人，但不知什麼緣故，却一個兒子也沒有。於是，他就去祈神拜佛，祈求賜給他一個男小孩。有一夜，他做了一個夢，見一個菩薩叫他過三天旅行到南方去，那時一定會看見兩個很中意的男孩，可把那哥哥立爲王子。後來，國王便依命旅行到南方去，在歸途上，忽然看見了銀匠的兩個兒子。

另一方面，銀匠的兩個兒子聽說要立他們爲王子，並不出驚，因爲他們原知道總會有這一天的。

從這天起，安多尼就成爲一個候補國王了。

這樣，幾年的歲月如同夢一般過去了，兄弟兩個也已不是小孩了；尤其是哥哥安多尼，已和隣國的公主結婚，成爲一個威嚴的王子了。

有一天，安多尼把弟弟弗南陀喊到身旁來說道：「你也還是永遠

住在這裏吧！這樣，我們去把父親和母親接來，就大家一起過活吧；並且，你也已經到應該結婚的年齡了。」

「你的好意我很瞭解，但暫時間我不能和你住在一起。」弗南陀這樣回答他的哥哥以後，便又出發週遊全世界去了。

弗南陀走在途中，有一天，看到了一個非常中意的姑娘，他就和她結婚。

能使富家子弟中意的這新娘，在讀者諸君一定以為是一個貴族或富家的小姐；其實是錯了：這新娘的家裏很窮，祇和一個已是寡婦的舅母同居着，並且她又是一個鄉下姑娘。

新娘和她的舅母，都不知道新郎弗南陀是一個奇妙的財主。所以結了婚，就決定三個人一同住在一間破屋子裏。

她們以爲弗南陀是赤貧如洗的，但從朝到晚既不作事，却又見他身邊很有錢。舅母雖然年紀已經很大，但也覺得奇怪起來，因此，當弗南陀不在的時候，她就問她的外甥女，弗南陀手頭的錢究竟是從那裏來的。但她的外甥女答稱不知道。這樣，就連外甥女也耽心起來。

有一天，新娘當面問弗南陀說：「你既不做什麼買賣，怎麼會有那麼許多錢的？」

「你們的驚奇也是莫怪的！老實告訴你：我是有奇妙不可思議的力量！我恐怕睡在什麼地方，到早上醒來的時候，枕旁便會有一隻錢袋，裏面滿是錢。」弗南陀把原委詳細地告訴了他的妻子。新娘聽了以後，就立刻去告訴她的舅母。

次日早晨，弗南陀一覺醒來，照常伸手到枕旁去摸，但這天忽然不

單沒有錢，連空錢袋也沒有了。他想：『這真是奇了！』就起身來在床裏到處翻尋，但一個銅子也不見。於是他把妻子叫醒，問她可知道那隻錢袋，但她的答語祇是一個『不知道。』——讀者諸君早已明白了吧，其實那是被可惡的舅母當他睡着的時候偷去了。

這樣，錢袋每天被偷去，那怕喫了小鳥的心臟，也是毫沒用處的。舅母一天一天地富起來，弗南陀却一天一天地窮下去。最後，弗南陀終至錯怪了以爲自己的魔力或許已經用盡了。

情形變成這樣，舅母的權力就大起來，超過弗南陀，家中萬事竟都要任舅母一個人作主了。

弗南陀既深信魔法已經沒有，歸國去又沒有川資，每天只是呆坐着，所以就越加窮下去。他想：『這樣不是個辦法，不如去找個職業，即使

祇掙幾個零用錢也好！但可憐的，他是素無一藝之長，那裏找到職業。不得已，他就想繼父親後做個銀匠，恰巧在附近有家銀匠店，於是他就決定暫時到那店裏去做事。

有一天，弗南陀偶然走到門外來，忽然看見舅母穿着很講究的衣服，似乎正要去買東西。他仔細一看她手裏的錢袋，正是每天出現在他枕旁的錢袋。弗南陀覺得很奇怪，那天他不回到家裏去，等工作完了以後，就到很冷靜的一座森林裏去，獨自一個想解開那個疑團。

他想了又想，後來才明白自己的魔力還不曾告終，錢袋依舊是每天出現到枕旁來的，祇不過被舅母偷去了；他想最好捉住那證據。

他這樣想定了，忽然覺得肚子餓了。這時，他順眼看見樹上有許多無花果生着，暗想：這真是天不絕人！就立即採下來喫個飽。但過了不多

一會，弗南陀忽然變成了一匹驢子。那時，他看見地上滿生着青草，又喫了個飽。但過了不多一會，弗南陀忽然又恢復成原來的一個人了。

「哈哈，想不到竟找到了很妙的東西！喫了這無花果就變成驢子，喫了這青草又恢復成原來的人，好，好！」弗南陀一邊嘴裏啾啾不休，一邊採下一只剛才贖下的無花果，若無其事地回到家裏去。

弗南陀即刻睡到床上，那一夜他整夜不睡着，但面部仍是假裝睡着，也發出鼾聲來。果然，到天將亮的時候，房門忽然開了，舅母偷偷地走到床跟前來，接着，就把手伸到枕旁，手段很靈敏地把那只錢袋偷去了。她的舉動非常迅速，連弗南陀也不禁暗暗地佩服。

當天喫過早飯，弗南陀從衣袋裏摸出那只無花果來，就叫舅母和他的妻子喫。她們兩個全然不知道喫了要變成驢子的，就很快活地喫了；

尤其是那貪多無饜的舅母，因為喫得還嫌不夠，連外甥女還未喫下的一部分，也奪去喫了，所以倏忽間變成一隻很強壯的驢子。弗南陀的妻子自然也變成一隻驢子。弗南陀先一聲不響地看著，後來便從衣櫥裏拿出一幅布來，包滿驢子的嘴巴，使牠不能去喫青草。

弗南陀一切辦妥了，牽着兩隻驢子到那銀匠店的主人那裏去，說道：「一向蒙你照顧，我很感激。但現在我因為意外的事，忽然變成了一個財主，所以從今天起，打算把職務辭去。今天，天氣恰巧很好，想騎着驢子到風景很好的遠方去，請你也一同去。」

銀匠店的主人聽了很高興，立即答應了，說道：「你別客氣，你在職的時候非常勤懇，一點也不貪懶，應該我向你道謝，現在反承你的盛意，邀我同去遊玩，自然敬當奉陪。」

於是他們兩人便騎上驢子出發了。但對於毫無罪辜的妻子所變成的那隻驢子，他畢竟不忍騎上去，所以就向驢子行裏買了一隻來騎，把妻子所變成的那隻牽着空身走。但對於舅母所變成的那隻，却叫那胖胖的銀匠店主人騎，又在背上裝上很重的東西，所以沒有走了多少路，舅母所變成的那隻驢子就走得氣喘吁吁。但他們全然不顧，還打着鞭子催牠快走，舅母所變成的那隻驢子一跛一拐的走着，終於疲乏不堪，跌倒在路上。但他們仍是理也不理，打牠起來，又叫牠繼續走。這樣，他們走了一天，回到家裏來的時候，太陽已將落山了。舅母所變成的那隻驢子，很可憐地走得半死半活。

弗南陀暗想：給了她這樣的懲罰以後，大概可以把劣根性改過了；於是就把那青草拔來，先給妻子所變成的那隻驢子喫。雖然祇不過兩



胖胖的銀匠店主人騎在舅母所變成的驢子身上，打着鞭子。

三把青草，但效用立見，驢子忽然變成了原來的可愛的妻子了。至於鼻母，他使她終身做驢子也有些不忍，便把賸下來的青草給她喫，也使她變成了原來的模樣。

後來，弗南陀就把妻子叫來，把事情的始末詳細地告訴她：『一直住在這裏也不是個辦法，並且我到處可以不愁錢；還有，我的哥哥已做了一個大國的國王，我們兩個同去見他好麼？』妻子聽了，非常快樂，等到天一亮，兩個人便一同動身到哥哥安多尼的地方去了。

獨自一個留下的鼻母，以後便又貧苦一生。但因為這都是她自己不好，也不能怨人家；並且，如今覺得比做驢子已好上萬倍了，所以她就過了無聊的一生。

弗南陀到了哥哥安多尼的國內，那時年老的國王已經去死，哥哥

安多尼已接了王位。

這樣，銅匠的兩個兒子，正如寫在那隻奇妙的小鳥的翅膀上的句子：一個做國王，一個每天早上得到一隻錢袋，變成非常幸福的人，終生過着又舒服又愉快的日子。

## 九、魔法的禮物

### (一) 寶貝的兒子

一直從前，在某處地方，有一個名叫三星國的很強的國家。在距國都不遠的一座偏僻的村莊上，有一對秉性很好的鄉下夫妻，丈夫名叫彼特洛，妻子名叫馬太。他們兩個本是靠做工過活的，雖說有田，但也不上十畝，此外就別無一點財產。可是，他們夫妻倆却快快樂樂地度着日子。但他們兩個所最覺得不滿意的，就是缺少一個孩子。後來，有一天，忽然生下了一個盼望已久的男小孩。他們兩人自然快樂得什麼似的。他們把那小孩取名叫做光查脫，很當心地養育着。

光查脫一天一天地長大了，並且又一天生得好，看一天，加以人又

生得非常聰明，不久便成爲全村中一個最有聲望的孩子。

當光查脫到了十歲的那一天，他的父親彼特洛對妻子說：「喂，馬太，我們應該把光查脫送到學校裏去，使他好好的讀書。如果也使他成爲像我們那樣的不識字，那太可憐了；況且，這孩子又那樣的聰明。」

馬太立即贊成了。

過了一個星期，他們就把光查脫送到村莊上的學校裏去。光查脫每天早晨起來，喫過早餐，就高高興興地到學校去。每天下午將放學的時候，他的父親總去接他，兩個人同騎着騾子回來。這樣不知不覺過了五年，當光查脫到了十五歲的時候，他已比較他的先生更懂得一切了。

一天，正當他的母親馬太在門口一邊織東西，一邊替光查脫計劃怎樣出去做事的時候，忽然有一輛馬車駛來，停在門口，有一個老人走

了出來。老人向她說道：「你可是光查脫的母親麼？」

「是的。」

「我名叫沙朗。我想編一冊關於本村的歷史的書，打算找一個聰明一點的助手。因為覺得你的兒子很適當做我的助手，所以特來請他。我想，以後每個月送他十塊錢的酬勞，不知你答應不答應。」

馬太聽說每個月有十塊錢的進款，就歡天喜地地當即答應了。至於光查脫，他雖也覺得這是一件再好沒有的事，但以爲自己不便專擅作主，總得和父親商量過後再定奪，所以就這意思的話向那老人說一遍，就分手了。

後來，父親彼特洛聽了光查脫的話，也和母親馬太一般歡天喜地地一口答應了。從下一天起，光查脫就每天出入於沙朗的門了。

這樣，五年的歲月又像夢一般地過去了。在這五年以內，光查脫不但見識了各種的事，而且因了和像沙朗那樣的偉人天天在一起，待人接物，也都非常有禮貌，竟是一個堂堂的青年了。

不久，那沙朗因為工作已告一段落，向光查脫說道：『我要離開這裏了，但把像你那樣有才能的人留在這樣的鄉下地方，總覺得是不應該的。你肯跟我一同到三星市去麼？你如果跟我去，一定有很好的事做，你的父母也可以過着快活的日子了。』

光查脫就立即回去告訴他的父母。起初，父母兩人都不答應，說道：『那怕過怎樣快活的日子，你不在我們身旁，我們是寂寞不堪的！』但後來一想，這是有關兒子將來的前程，就答應了。

『可是，光查脫呀！到京城裏去是一定要經過那座可怕的魔法森

林的呢！聽人家說，在那座森林中，有一個可怕的吃人的野獸，還有別的許多奇形怪狀的東西，所以，從來不會有過一個人穿過那座森林而達到京城的！母親愛子心切，就這樣放心不下地說。

『不，你們可以不必就心！我因為從來不會做過一件惡事，所以決不會有不幸的事降到我身上來的！』光查脫很自信地這樣一說，他的父母也略略放心了。

不久，光查脫預備妥當，就高高興興地離開家鄉，動身到三星市去。他的父母含着淚，目送着愛子，看他一點一點地走遠去。

### (二) 鳥和野獸送來的禮物

第七天，光查脫終於到了那座魔法森林。他肚子餓了，想拿出些東西來喫，忽然後面噤噤噤地有聲音發出來，他回過頭去一看，看見有

一隻很可愛的鹿奔過來。

「光查脫，我的肚子餓得很，請你給些東西我喫，好麼？」過了一會，那隻鹿這樣說。

「可以！可以！請喫吧！」

那隻鹿歡天喜地地把光查脫給他喫的東西，立即喫完，說：「多謝，多謝！你心腸這樣好，我想答你一些禮物，你要什麼，請說吧。」

「多謝你，別的我不要，只因我的父親年紀已經很大了，如果可以，請你給我一把比較輕一些的鋤頭，這樣，我的父親用起來，就不會像以前那樣的喫力了。」

「你丟開自己，一心替父親打算，真是一個孝順的兒子！那麼，你跟我到這裏來！」鹿這樣說着，就領光查脫到一棵很大的樹邊來，接着，鹿

用前腳向地上爬了兩三爬，便有一把金鋤頭出現了。

「多謝你了！」光查脫向鹿道謝。他想父親年紀大了，拿不起重的東西，如今用這把金鋤頭，就不會覺得喫力了。

「你似乎不大明白我所送給你的禮物的價值，那麼，我就把那用法也教給你吧！」鹿說罷，就把那鋤頭放在地上，唱道：

「掘吧，掘吧，好好地掘吧！」

一直掘吧，直到叫你不要掘為止！」

鹿的歌還沒有唱完，只見那把鋤頭忽然動起來，掘着，掘着，掘了一個很深的洞。

「不要掘了，停止！」

現在叫你不要掘了！」



金鋤頭跳到光查脫的手提袋裏去了。

那鹿唱了這個不同的歌，鋤頭便停止不動，忽然跳到光查脫的手提袋裏去了。光查脫謝過後，就和鹿作別。

他在樹林裏走着，忽然看見有一隻被老鷹追逐着的鴿子飛過來。光查脫立即拾起了一塊石子，猛向那隻老鷹投過去，石子恰好打中老鷹的身上，那老鷹便跌下來死了。

『承你救了我的性命，真是感激不盡！你如有什麼吩咐，我當一定遵命！』那鴿子流着感激的淚，這樣說。

『多謝！別的倒也沒有什麼，只是在家裏的我的老母，因為年紀大了，做針線工作很喫力，請你給她一枚不會做得喫力的縫衣針。』

光查脫說罷，那鴿子就從翅膀上拔下一根白毛來，把牠在樹幹上磨磨尖，立即製成了一枚縫衣針；同時，又要求說：『請把手帕借給我用』

一用！」光查脫就把手帕交給牠。那鴿子忽然把手帕撕成兩方，一面用腳爪拿着那枚針，一面唱道：

「小小的針，縫吧！

拼命地縫吧！」

這時，那枚針忽然從鴿子的腳爪裏移到手帕上來，立刻就把手帕縫攏了；並且縫得非常好，幾乎看不出線縫。

光查脫非常快樂，立即把針包在手帕裏，藏在手提袋裏去，和鴿子作別後，他又繼續走去。

後來過了四天，有一天，他在路上忽然聽見一陣很淒慘的呻吟聲，原來有一隻獅子陷在一個很大的網裏，不能脫身。光查脫立即走過去，把那網割破。

「多謝！多謝！你這好意我終生不能忘記的！唔，你有什麼吩咐，請說罷，我當遵命；我就這樣答謝你！」獅子愉快地說。

「不，我什麼東西也不要！我能够幫助別人就高興了！」光查脫很堅決地這樣說。

「可是，做了獸中之王的我，單單受人家的幫助而不圖報答，實在是過不去的。」獅子一面這樣說，一面從自己身上拔下一根毛來，交給光查脫，接着，又說道：「你如果不願被人家看見而把身體隱去，那麼，你捏住這根毛，這樣唱好了：

「拜托你這根毛，

把我的身體隱去！」

如果你要把身體再現出來，那麼，就只要這樣說：

「拜托你這根毛，

把我的身體現出來！」

唔，你收了吧！獅子這樣誠懇地說過以後，搖搖旁邊的一棵樹，忽然從樹上有一隻像小木箱一般的果實跌下來。獅子就把那根毛放在裏面，交給光查脫。

不久，光查脫又和獅子作別，繼續向樹林裏走去了。

他走到一個很大的山洞前的時候，忽然看見有兩隻很大的熊，眼睛哭得很紅，抽抽噎噎地哭着；旁邊三隻小熊，却一味地在玩耍。光查脫走過去問明情由，知道那兩隻大熊是一對夫妻，被象咬傷了，不能再播種東西，到了秋天沒有收穫，一家五個，就祇有餓死了。光查脫就替牠們把種子播在泥裏。

熊夫婦倆感激非常，便從小熊手裏把一面小鼓拿來，說是送給光查脫的禮物，並且說道：「你祇要用手指按在鼓上，說三聲「篤篤篤」，便會有奇妙的音樂奏起來。如果要音樂停止，只要把手指移開就是。」光查脫道了個謝，就接過來放在手提袋中；但他想來想去，總不覺得這是一件厚厚的禮物。

次日下午，他救活了一隻跌在河裏快要溺死的小鳥。那隻小鳥從身上拔下一根毛來，算是答謝他，並且說道：「你在危急的時候，只要吻這根毛，說一聲：「青色的小鳥，趕快來！」便立刻可以得到幫助。」

光查脫很高興地接了，又繼續走去。

不久，他走到一條小河旁邊，看見有一條魚橫在岸上，很苦地在呻吟。光查脫把那條魚放到河裏去，那條魚快樂地說道：「我名叫比得林，

你當危急的時候，請喊我的名字，我立即就來的。」光查脫和那條魚作別以後，又繼續走去了。

後來，他已將走出森林，想在路旁休息一下，忽然看見有一個蟲粘住在蜘蛛網上，非常痛苦。光查脫就去救下那蟲來，那蟲給他一塊圓圓的小石，算是禮物。光查脫起初以為這不過是一塊石頭罷了，也並不覺得十分可感，但等到明白那是金的，就不禁驚奇起來。

那時，那個蟲對他說道：『這塊石頭具有非常的效用，當你在九死一生的時候，不妨試試看，那時一定很靈驗的！』

光查脫就把那塊石頭藏在手提袋裏，和那個蟲作別以後，又繼續走去了。

在兩小時以後，他就安然無恙地到了三星市。

(三) 醜陋的矮人

光查脫到了三星市，張眼四望，到處都使他覺得驚奇不堪；尤其使他吃驚的，是這都市中竟這樣冷靜，這樣荒涼。他走過一家人家的門前，看見有一個老婆婆坐在櫓上紡紗。光查脫不知道她究竟在幹什麼，就走去問那老婆婆。

那老婆婆流着眼淚，沒精打采地說道：「這都市裏的一切人們，如今正在遭着大難。」

光查脫便問道：「什麼難，老婆婆？你說給我聽！我或許可以把你們從大難中救出來也說不定的。」

「那怕你怎樣有本領，獨有這件事，怕也是無能為力的！看來你像是個出門人，讓我慢慢地詳細告訴給你聽吧，請你坐下來。」這樣說，那



老婆婆向光查脫訴說這都市裏的居民在遭大難的情形。

老婆婆就開始講那傷心的故事——

「離開這裏約有十里光景的一座山中，有一個魔法師住着，他根性的可惡，說來真是無可比擬的！模樣和臉，也生得很難看，尤其是他那張臉，很兇險，生着個鷹嘴鼻，嘴巴大得幾乎和耳朵相連結，從一排蠟黃的牙齒裏，有一個很尖的黑舌頭伸吐着。至於身材，却不過和一個剛出世的嬰孩一樣大小。名字聽說叫做埃司白爾班，至於生在什麼地方，却沒有人知道。大概在五年以前，他騎着一隻很大的蝙蝠的身上，住到叫做密倫頓這沒有居民的年代已久的廢墟上來。並且奇怪的是：只在一夜之中，他忽然把那座廢墟變成一座堂皇的大理石宮城。到次日，忽然有二十幾個和主人一般難看的矮人走來。

「在另一方面，我們的國王烏拉迪密洛，真是一個和善的人，他自

從前年皇后去世以後，就和僅有的一個公主甲新太孤寂地過着日子。這位甲新太公主，模樣生得既美麗，性情也很溫和，所以人民都很愛她。

「可是，隣國名叫埃脫奴的國王，一定要把甲新太娶去做他那兒子維爾契的妻子，特地派那王子到這國裏來。

「有一天，公主正伴了兩個侍婢，出去散步，忽然走到密倫頓宮城的門口。那時，恰巧被那矮人埃司白爾班看到了，他便於次日不知怎地到烏拉迪密洛王的宮裏來，要求娶公主做他的妻子。

「國王本想立即拒絕，但一想，對手不是個好東西，這樣一來，或許要遭他的毒手，所以便回答說：「對不起得很！公主已經決定嫁給隣國埃脫奴王的兒子了。真對不起，請原諒！」

「但那可惡的埃司白爾班，却並不立即默然引退，「那樣的事有

什麼要緊！」過一會，他這樣說，發出異樣的笑，這才出去了。

「後來過了一個星期以後，維爾契王子走過密倫頓的附近，那時那埃司白爾班忽然奔出來吩咐他道：「以後，你不准到烏拉迪密洛王的宮裏去！」

「可是，王子却毫不躊躇地說道：「我想到什麼地方去，就到什麼地方去，這是我的自由！」說罷，就要到宮裏來。不料忽然有二十多個矮人出現了，攔住他的去路，不許他走。王子立即拔出劍來，想把爲首的那一個斬死。但埃司白爾班却絲毫沒有懼怕的模樣，一動不動地站着。等到王子把劍斬過去的時候，忽然那劍竟折成三段。王子又立即把身邊的棍子向矮人的頭上打過去，但只聽他發出一下響聲，矮人依爲如故。不但這樣，那根棍子反而彈回來，打在王子的額角上，打得血流如注。埃

司白爾班可惡地說道：「你得仔細些，我是普天下無人能敵的矮人大王！今天特別饒過你，下次你如果再到三星國去，就要你的命！」王子因爲自知不敵，便狠狠地回來了。

「這件事發生後不久，便傳到了國王的耳中。他想，這可了不得，大概埃司白爾班即刻就要來搶公主了；如果不答應，不免要遭毒手，但把公主嫁給那樣的妖怪，又不是個道理。他想來想去，只有把全國的力量來和他拼一拼的一法了。

(四)不幸的公主

「國王這樣決定以後，過了兩天，那矮人果然來了，把折成三段的維爾契王子的劍拿出來，漫然不客氣地坐着，向國王說：「我已把和我競爭的對手趕走了，這便是證據！現在我要見公主。」國王沒法，就吩咐

侍僕去叫公主來。但公主恰巧不在，侍僕回報說：「公主正在花園裏採花，過一會兒就來！」那矮人聽了，不覺大怒，就從窗口向花園那邊唸道：「把生着花的地方改生起草來！」那時，忽然全園盛開的花，都一朵也不見了，生出許多草來。公主在花園裏見了這情形，就放聲大哭，嗚嗚咽咽的哭聲傳到了國王的耳朵裏。

「埃司白爾班聽到了那哭聲，『要到你做了我的妻子的時候，花園裏才會開花，現在你儘是哭也沒有用的！』說罷，就走了。

後來過了五六天，那矮人又來了，要求會見公主。但侍僕又回報說：「公主正在縫新衣服，所以……」那矮人聽了，頓時臉色泛青，大怒道：「縫衣針，即刻斷去！到和我結婚時為止……」正在這時，那幾個和公主一同在縫衣服的縫衣匠，正在一心不亂地縫衣，忽然縫衣針斷了。後

來不知換了多少，也一樣都斷去，結果連一件衣服也縫不成。

『從這件事發生以後，經過了七天，有一天，那可怕的矮人又到三星市來了。這時候，全城中的一切人們，大家都站在門口，把棍子和石頭向矮人亂擲過去，但那矮人仍是依然如故，只是嘴裏唸着說：「地皮呀，你不要生五穀；播下來的種子都變成石頭！」後來，農夫們無論怎樣用力耕種，就連一粒穀也不結了，種子撒在地上，都立即變成了小石塊，結果，這年就成了可怕的荒災。

『可是，那矮人的餘怒還未曾發洩淨盡；在一個月以前，那密倫頓宮城裏派來一個使者，說道：「如果不在六十天以內把甲新太公主送去，矮人立即要比如今更可怕萬倍地來復仇了。」

『國王和公主聽了，嚇得死去活來，立即下令佈告全國，說是如果

有人能把公主從那可怕的矮人手中救出來的，不論是誰，所有什麼要求，國王都可接受。但可惜，這樣人一個人也沒有！現在離限定的時日已只有一天了。現在國王不分晝夜，只是把城門開着，等着或許會有勇士來殺死那埃司白爾班，或把他趕走到國外去。但等到現在，一直沒有那樣的人出來。我們的末路，真不至要到怎樣！」

老婆婆這樣長長地說過以後，就放聲哭了。

「老婆婆，多謝你，這情節聽來很是有趣的。讓我到王宮裏去，我願意擔任打退那矮人，怎樣？」光查脫坦若無事地說。

老婆婆傷心過甚，一時回答不出話來。

(五) 鋤頭和縫衣針

「喂，老婆婆，可讓我睡一會好麼？」光查脫說罷，老婆婆立即點頭。

答應，領他到一間很舒適的房間裏去。

光查脫在房裏換過衣服，把森林裏所得到的禮物放在一個小包裏裏，請那老婆婆領路，動身到國王的宮裏去。

國王聽了通報，當即親自出來延見。光查脫一見國王，就恭恭敬敬地說道：「國王，我很知道你的痛苦。請你吩咐我擔任殺退那矮人，我一定能使人民安居樂業。」

國王聽了，雖然非常高興，但因為見他還是一個乳臭未乾的青年，就說道：「光查脫，你的忠誠雖很可嘉，但你的本領如果欠高強，反去冒犯那矮人，那就不免誤事了。」

「那麼，請你看看我的本領吧！」

國王見他說得很有膽量，就指着滿是亂草的花園說道：「你如果

立刻能把那些亂草變掉，使他生出滿園又香又美的花，這樣，你或許能  
够戰勝那矮人。」

「那很容易！」光查脫這樣說，叫國王的侍僕領他到花園裏去。

光查脫走到花園裏，就從包裹裏把那小小的鋤頭拿出來，輕聲地  
唸道：

「掘吧，掘吧，好好地掘吧！」

一直掘吧，直到叫你不要掘爲止！」

這樣一來，那把鋤頭忽然動起來，頃刻間把滿園的亂草全都掘掉，同時，  
忽然有各種各色的花，滿滿地盛開了。

國王和甲新太公主看了這情形，不禁又驚又喜。

後來，光查脫聽見公主向父親說：「這個青年不知究竟是誰。」

他就走到國王跟前說：「我名叫光查脫，因為要養活年老的父母，遠遠地到三星市來的。我的父母雖然很窮，但使我受過教育。我現在要實地活用我所受得的教育。」

「你如果真能拯救我的苦難，我就把這座宮殿和許多黃金送給你，這樣，你的父母也就能愉快地過活了。」國王說。

這時，光查脫忽然看見公主身上的衣服，非常襤褸，就記起了前回那個老婆婆告訴他的話。他說道：「公主，我可以給你縫成一件新衣，到夜裏就能縫成！」隨後，他就獨自一人走到縫衣室裏去，照例唸道：

「小小的針，縫吧！」

拼命的縫吧！」

這時，那枚針就動起來，不上兩小時，就縫成了二十套衣服。他把縫成的

衣服拿去交給甲新太公主時，公主快活得什麼似的。——公主的所以快活，並不是那幾件新衣服，因為她覺得這個青年，一定能够打退那矮人的。國王也這樣想，覺得很放心。

後來，光查脫又向國王說道：『我打算明天動身到密倫頓去。什麼時候回來，雖不明白，但你不要因為沒有我的消息而驚慌。因為我自信這樣的事是很容易對付的，所以並不想急於着手。——從明天起，全國滿是石頭的田，都長滿了小麥。』

(六) 小鳥的奇蹟

光查脫別了國王，就到田裏去，把以前小鳥給他的那根毛拿出來，向牠吻着，說道：

『青色的小鳥，

趕快來！

這時，忽然有一隻青色的小鳥，掠過天空，飛來歇在光查脫的肩膀上。小鳥用像銀鈴一般好聽的聲音說道：『光查脫，有什麼事？』光查脫向牠說了幾句話以後，小鳥立即大聲高叫一聲，忽然有幾千萬隻的小鳥，從四處八方飛來，幾乎把天空也遮滿，過了一會兒，這羣小鳥忽然結隊直向密倫頓城飛去了。

那羣小鳥飛到密倫頓城，就用嘴啄開埃司白爾班的積穀倉，飛進去把藏在裏邊的穀粒啣出來，不賸一粒地啣到三星國裏來，撒在四處。因為這是藏在魔法師的米倉裏的穀粒，所以，不消說，他一定也是施過魔法的，所以撒下來以後，眼看那些穀粒長大起來，第二天，三星國裏的人到田野裏去一看，只見昨晚還滿是石頭的田裏，忽然變成一片綠色。

的麥田了。這當然是幾百年來不曾有過的大豐年。那國裏的人民，自然個個快樂非常；尤其是那老婆婆，更快樂得合不上嘴。

後來，到了下午，光查脫又回到宮裏來，向國王報告情形，國王也諄諄地叮囑他一番。那一夜，他回到那老婆婆的家裏去一趟，但過了一會，他就趕到密倫頓城去了。

### (七)矮人的祕密

光查脫在到密倫頓城去的路上，一路想道：『和妖怪交戰，刀和棍子還在其次，最要緊的是使他不看見自己的身體。』將走到城下時，他就把以前獅子給他的那根毛拿出來，說道：

「拜托你這根毛，

把我的身體隱去！」

隨後，他就搖搖擺擺地走進城門，守城門的人，沒有一人看見光查脫。

光查脫走進了城門以後，最先走到廚房裏去。他大概想去探聽些什麼事。

廚房裏一個人也沒有。他看見有一隻煮熟的火鷄放在一隻大盆子裏。光查脫肚子正餓着，他想：『這是難得的！』就不客氣地把那隻火鷄完全吃下了。吃過以後，他把吃賸下來的骨頭丟在爐子裏。不一會，又見旁邊還有一樣菜放着，他正想動手再吃的時候，忽然有開門的聲音，有十來個矮人走了進來。廚子說了聲『累你們等久了，』就想來拿那隻火鷄，但剛剛煮熟的火雞已連影子也不見了。

『這真奇了，明明沒有人跑進來過！大概又是埃司白爾班施過魔法了吧！』廚子這樣說。不久，那幾個矮人就把那些菜蔬喫完了。

『今天，你們爲什麼整天不休息？看來只是很忙！』廚子問那幾個正在吃飯的矮人。

『因爲今天大王家裏的積穀倉忽然空了，並且，三星國的田裏又結了穀，所以大王很不高興。他想了整整的一天，想要報這仇恨。不知究竟是誰甘冒這不韙的！』

『被大王查出了以後，那就要吃王法了！因爲普天下沒有一個人能和大王抵抗的。』

『是的，不知究竟是誰，竟敢冒犯起大王來。』

廚子和那幾個矮人講了許多話。

這時，其中有一個一直沈默着的矮人，忽然開口說道：『喂，廚子，大王的動怒了，連飯也不吃呢！』

光查脫聽了那些話，覺得已經夠了，就非常高興，離開密倫頓城回到三星市來。

光查脫走到近烏拉迪密洛王的宮殿地方，說道：

「拜托你這根毛，

把我的身體現出來。」

他又立即現出原來的身體來了。

國王和公主聽說光查脫平安無事地回來了，立刻來看他。光查脫先向他們報告一番情形，接着說：「國王，我有一件事要向你商量，因為這是可以用來當做克復仇敵的一種手段。就是請你寫一封信給埃司白爾班，信上說，就把甲新太公主嫁給你做妻子，請趕快來迎娶。」國王先不肯同意，但因為他是一位賢明的國王，所以後來就答應了，照樣寫

了一封信，叫光查脫送去。這次他是充使者去的緣故，帶了一隊騎兵和有盾牌的兵，威風凜凜地向密倫頓城前去。

埃司白爾班聽見烏拉迪密洛王派了一個使者來，就立即延見。埃司白爾班恭恭敬敬地讀了信，非常快樂，把剛纔的怒意拋到九霄雲外，立即賞許多東西給光查脫以下一夥人。一切接洽定當，光查脫等一行人就告辭回到三星市來。

將到三星市的時候，光查脫獨自一個奔到那老婆婆的家裏去，立即托她做了六塊蛋糕，並且不被誰知道，在其中的一塊裏，把以前蟲給他的小小的黃金石放在裏面。

不久，天亮了，光查脫就到王宮裏來，把六塊蛋糕交給公主，又對公主說，叫她等埃司白爾班來了，向他說，這是特地做來給他吃的，請他不

用客氣。

終於到了說定的那一天。埃司白爾班帶了二十多個衣服五顏六色的矮人來了。他所坐的東西，是雕花的金製的車子。他身上的服裝，也和別的矮人不同，穿着一條血紅的天鵝絨織的袴子，青色的上衣，又蓋上一件紫色的背心，模樣兒非常古怪。

烏拉迪密洛王很慇懃地迎接貴客。埃司白爾班向甲新太公主的手接一個吻，便和公主並坐着。

這時，甲新太公主忽然離座起立，跑到了隔壁一間屋子裏去。埃司白爾班不明白她爲什麼事走了，但公主立即回來，捧上一只大理石小盒，說道：「這是我特地備着送給你的。」埃司白爾班快樂得很，便把盒蓋揭開，看見裏面有六塊用銀紙包着的蛋糕。

埃司白爾班從公主手裏接受了那蛋糕以後，快樂得什麼似的。他立即把那六塊蛋糕一口氣吃下肚去。但他剛嚥下第六塊的時候，忽然慘呼一聲，當即死了。跟他來的那幾個矮人，見了不禁大驚失色，接着，他們就扛了主人的屍體逃走了；在同時，密倫頓城那邊忽然發出轟然一聲的巨響，那地方又恢復成從前的一片荒地了。

這時，國王和甲新太公主等，大家都快樂得發狂一般，知道大敵已被除去，就厚厚地向光查脫道謝，又把宮殿和許多黃金賜給光查脫。國王又命令派一隻船去把光查脫的父母接到三星國裏來。

不久，光查脫便回到家鄉去接父母。他的父母，那時自然是快活得很。過了幾天，他們父子三人就決定一同到三星國來。

### (八) 忘恩負義的國王

可是當光查脫回到家鄉去的時候，國王身邊幾個一向嫉妒光查脫的臣子，假造了一封說是光查脫寫來的信，拿去給國王看。那封信裏這樣寫道：『如果國民全體都以為我是三星國的大恩人和大英雄，一定要擁戴我做國王，那麼，我一回來就叫烏拉迪密洛王退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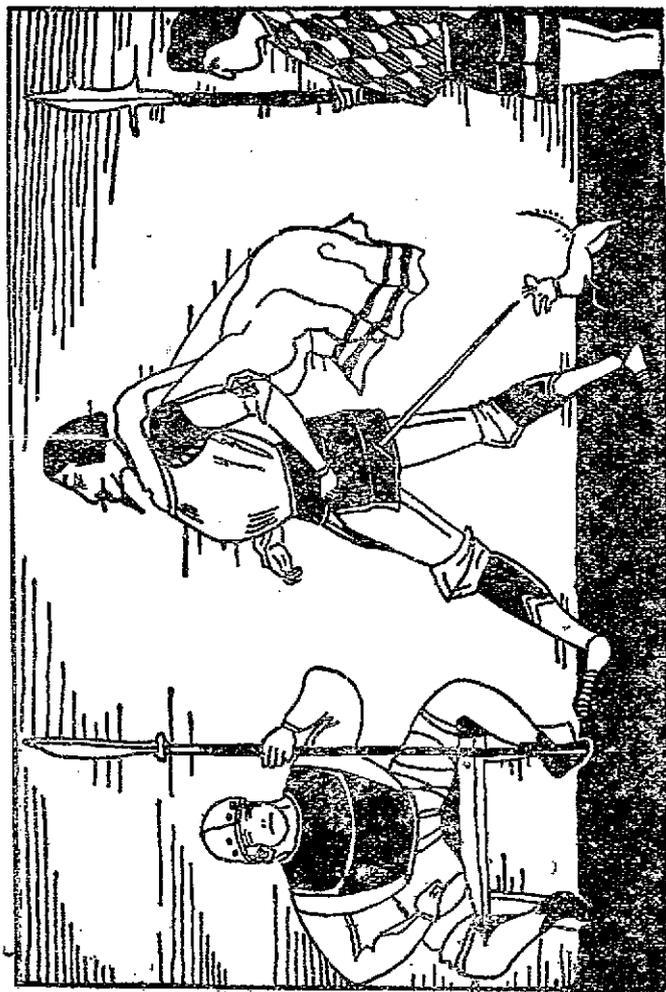
國王讀了這封信，不知道是奸臣的計謀，信以為真，就下令說：『把光查脫父子三人所乘的船，在途中阻止前來，把他們三人流放到荒島上去！』

光查脫全然不知道突有這麼一回事發生。他凭着船沿，望着海面，那時，忽然看見以前他救過牠的那條魚比得林跳上來，向他說道：『光查脫，事情已生急變了；你如果不想些法子，說不定要被他們殺害了。我曾在河旁聽見那幾個奸臣的陰謀，你趕快把船停住，上陸到三星市附

近那有樹林的海灘上去吧。你用那根獅子毛把身體隱去，偷偷地走到那臣子的家裏去，把他藏在屋角那邊一塊磚頭底下的紙條拿出來，再把這紙條拿到國王的宮裏去。到了宮裏，就把那紙條放在國王平時放信的一只銀盆上。那樣一來，你就會受到盛大的歡迎；不然，你們父子三人，就要被國王放逐到荒島上去了！

光查脫就依了那條魚的話，因此，在下一天船靠岸的時候，他受到空前的大歡迎，又被國王任命爲國務大臣。

至於事情何以會變得這樣快，講明了也很平淡無奇；原來，光查脫從磚頭下面拿出來的那張紙條，就是那幾個奸臣想陷害光查脫的計劃書。國王早晨見了那紙條，才知道真相。後來，國王當卽下令逮捕那幾個奸臣，並且反把他們放逐到沒有人跡的荒島上去。



光查歷上岸時，受到盛大的歡迎。

(九) 戰爭和魔法

現在把話回過來，談到被埃司白爾班所屈服的那維爾契王子的父親埃脫奴國王。埃脫奴國王以爲烏拉迪密洛王的手段太毒辣了，勃然大怒，曾立即打算興兵問罪，但因爲懾於埃司白爾班的厲害，不敢有所舉動。可是，如今知道埃司白爾班已經不在，覺得這是應該與問罪之師的時機了，就率領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向三星市衝來。

烏拉迪密洛王因爲好久感受埃司白爾班的騷擾，對於軍備方面，久已無暇顧及了。所以，這時烏拉迪密洛王就驚惶失措。但光查脫却依舊很鎮靜，對國王說：「請你不用耽心，由我一個人來對付好了！」國王聽了，纔算放寬三分心。

光查脫回到自己所住的地方，把以前熊給他的那鼓和那把鋤頭

拿出來，立即奔到城外去，隨後，他用鋤頭在地面上劃了一個圓圈，劃好以後，他就唸着那個「掘吧！掘吧！」的歌。於是那把鋤頭就動起來，在全市的周圍，掘了一條又深又闊的溝，接着，便有海水流進來，變成了一條無論怎樣也不能渡過的溝。光查脫看看掘好了，就唸起那只「停吧！」的歌，於是那把鋤頭就跳到衣袋裏去了。

其次，他又把那條魚比得林喊來，懇求他說：「請你在這條溝裏掀起很大的巨浪！到明天，請你把現在掘上來的泥仍舊填下去！」比得林聽了，就在溝裏掀起了很大的波浪。

最後，光查脫又把那個鼓拿出來，把手指按在鼓的上面，說了三聲「篤，篤，篤，」忽然，有很響的鼓聲一齊響了起來，三星市裏的人們，以為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大家爭着走過來，不知不覺便勇敢地跟着光查脫，

向敵軍前面衝去。

遠遠地行軍過來的埃脫奴王的軍隊，不知道在一夜之間，這裏便會有一條溝掘着，並且又值黑夜，只是擁上前來，就全部人馬跌在溝裏，可憐，他們已經全軍覆沒了。

可是，到次日早上，那條溝又連影子也沒有了。

三星市的人們，個個異常快樂。國王就召見光查脫，說要把那可愛的甲新太公主嫁給他做妻子。

那時，光查脫就訴說道：『承蒙你這樣信任我，真是感激非常，不知怎樣道謝才好。但那一切，都是我在那座魔法森林中時叨受鳥和野獸的麻煩而才能做成的，並且，據古來的傳說，那座魔法森林，原來是兩個很大的都城。如果那確是事實，那麼，那些好心腸的鳥和野獸，恐怕本來

也和我們一樣是人類，說不定是因爲可惡的魔法師的魔法，才變成這樣可憐的。我現在要報答他們，想去把他們救出來。明天，我想到那座魔法森林裏去，和他們商量怎樣才能恢復成人。如果我的希望圓滿告成，到那時，我就高高興興地和甲新太公主結婚吧。」

大家聽了這樣一席悲天憫人的話以後，沒有一個人表示反對。不久，天亮了，光查脫就離開三星市，動身到魔法森林裏去。

## 十、魔法的森林

——魔法的禮物續篇——

### (一) 魔法東西的會集

當光查脫走到魔法森林的時候，正是那天的正午。不久，光查脫走到會見比得林的那條開着紫羅蘭花的小河旁。

光查脫在那裏說了聲：『比得林，出來！』

那條魚比得林就答應一聲，從澄清如鏡的水面上探出頭來，問道：『你有什麼事？』

『多謝你！別的也沒有什麼，我要問你一件事……你住在這森林裏，怎麼能夠聽見我在都市裏所說的話？又怎麼會聽見那幾個臣子在



光奇脫在河旁一叫，比得林就舉出頭來問：「你有什麼事？」

河旁所說的話？」

比得林答道：「你的話雖不錯，但其實也不值得這樣驚奇！我告訴你：我雖是住在這森林中，但這條河是通過地下和海聯結的。所以，當你在三星市的時候，我想你或許會需要我，所以我就特地趕到那邊去。就是那隻青色的小鳥，也是這樣的：因為牠想你或許用得着牠，所以就特意飛到都市裏去。但那些話可以不必再提，我也有一件事要問你：你好好端端地在三星市，爲什麼又到這森林裏來？」

「停一會，我慢慢地告訴你吧！」光查脫這樣說，就離開了比得林。過一會，光查脫拿出那根青色的毛，吻了一下，嘴裏唸道：

「青色的鳥，快來！」

「趕快飛來！」

於是即刻就有一隻青色的小鳥飛來，歇在附近的一株樹上。

光查脫向小鳥說：「別的也沒有什麼事，我想會會從前曾經幫過我忙的那些野獸，打算和牠們合開一個談話會。請你充任使者，快去一個一個的通知牠們一聲好麼？」

光查脫見那隻小鳥點點頭，就說道：「那麼，請你即刻去罷！」光查脫的話剛說完，那隻小鳥早已飛去了。

還沒有過了一小時光景，就聽見走獸和鳥的脚步聲和鼓翅聲。鹿，獅子，白鴿，熊，還有剛纔已經會到過的比得林等，都一齊來了；那個蟲走在最後面。大家一齊圍着光查脫，有的搖着尾巴，有的拍拍翅膀，都表示歡迎他的樣子，獨有那可憐的蟲，因為既沒有尾巴，也沒有翅膀，所以祇是蹬蹬腳，表示歡迎。

「諸位！我首先應該向諸位道一個謝！承蒙諸位都一齊厚待我，我於感謝之餘，覺得諸位並不生來就是鳥類或走獸。諸位可是因了被魔法師施了魔法的緣故？我所打算報答你們的，就是要設法解除你們的魔法，使你們恢復成原來的模樣。」光查脫向大家這樣說。

畢竟那獅子是獸中之王，就代表全體回答道：「的確正如你所說，我們並不生來就是走獸。我們是因爲在三百年之前，被施了魔法的緣故。但到了如今，我們已經連想要解除那魔法的勇氣也沒有了！」

「三百年之前！那樣長久的歲月中，難道竟沒有一個人來拯救你們麼？」

「偶然間，雖然也有到這魔法森林中來的人，但沒有一個人具着那樣的勇氣和慈悲心；並且，即使有，如果那個人不成功，我們就永無恢

復成原來模樣的日子了，所以不大人肯說破這秘密。」

「你們請放心，我自信決不會失敗的！但究竟該怎樣辦才是，先請你們告訴我吧！」

「那麼，告訴你聽吧！但那不是一聽就能明白的，讓我詳細地告訴你。」獅子這樣說，就長篇大論地說了許多話——

「這是三百年以前的事。那時，在這魔法森林的地方，有兩個很大的都城。在那最好看的地方，有一座一個名叫達爾辛的富於慈悲心的仙女的宮殿。那仙女的女王，把許多禮物送給了達爾辛，其中有一件，具有奇特的魔力：能使自己所歡喜的東西變成美麗。因此，人家生了小孩，就去拜訪達爾辛，請她使小孩美麗起來；因為她是一個很慈悲的仙女，所以從來不曾拒絕過一回。」

「有一天，達爾辛仙女穿着美麗的衣服，在花園裏散步，忽然有一個生得非常醜陋，而居心又很不良的，名叫林戈洛的仙女，還帶了和她生得同樣難看的女兒文加喬同時趕來。這母女兩人，平時一向以爲自己所以生得難看，全是達爾辛的不好，故意使她們這樣的。所以她們一見達爾辛，就即刻不懷好意。

「母親林戈洛先開口要求說：「達爾辛，請你使我們兩人變成美麗的人！」

「達爾辛聽了，立即拒絕她們說：「這是不可以的！雖然是女王所賜給我的魔法，但違背了女王的意旨，也是要失去靈效的，並且，如果那樣，說不定她會要討回去的。」

「可是，單單一回，怕也不至會討回去的吧？」

「任你怎樣說，總是不可以！」

「這時，一直不作聲而靜聽着她們兩個談話的文加喬，忽然大聲威嚇地說道：「你是不是無論怎樣，總不肯答應我們母女兩個的要求嗎？好，現在也不再要求你了！今天我們就白白地回去，但過了十五天再來，那時，再向你討回音！」

「不久，母女兩個就動身走了；坐着一輛擱着蜥蜴皮的車子，叫青蛙拉着回去了。」

「聽見了那一番話的幾個園丁，以為這是有關達爾辛的一件大事，立即到兩個都城的各處去，傳播這個消息；那些對於達爾辛很感恩的市民，立即開會商議應付林戈洛母女來復仇的辦法。」

(二) 厚重的禮物

獅子的話，似乎只說了一半模樣，接着，牠又說了——

「到了限定的第十五天，林戈洛母女因為要求臉面變成美麗，便又來訪達爾辛仙女。」

「可是，那輛拂着蠟蜴皮的車子，到了都城的人口地方，忽然跌在一條溝裏了。原來，那些幫助達爾辛仙女的市民，知道林戈洛母女兩人明天要來了，就在進城來的地方，當夜便掘了一條溝，預備使她們跌死在溝裏。林戈洛跌倒了，勃然大怒，母女兩個爬上溝來，但因為兩邊的岸太峻峭，總是爬不上來。於是，林戈洛就拿出那根黑玉製成的魔法杖，把車子從溝裏拉上來，忽然，那車子變成了一條有翅膀的龍，她們兩個就騎在上面，走上來了。到了地上，那條龍又變成原先的車子。」

「他倆到了達爾辛的宮殿裏，林戈洛就問道：「你答應不答應我

的要求？」

「不答應！你如果蠻不講理，我就去通知女王，她一定會幫助我的！」達爾辛這樣說，就揮起那根珊瑚杖來。但在這時，文加喬早已奔了過來，把那根杖奪去了。於是，達爾辛仙女就很可憐地奈何她們不得。

「嘿！你不肯答應！現在就給些顏色你看看！」林戈洛這樣說，就把那根黑玉杖揮舞起來。這時，忽然都城中的房屋，轟然倒下，又繁華又熱鬧的兩個都城，頃刻形之間，痕跡全無了。

「接着，林戈洛又命令幾隻青蛙說：「你們去吧！」那六隻青蛙就立即在樹林中奔遍各處。向來遭受林戈洛的魔法而變成一動不動也的那些市民，吹散毒氣，於是，那些人就個個變成了鳥類或走獸。

「林戈洛看見大家都已經變成了走獸，便恨恨地說道：「你們在

遭受我的魔法的期間內，一千年的時間只等於一小時。如果時機到來，有人能夠給你們解除這魔法——那是決不會有的——那時，你們也就成爲和現在年紀一樣的人了。但是能夠破壞我這魔法的人，世界雖廣大，却只有達爾辛仙女一個，但她已被我虜去了，那根珊瑚杖也被我拿去了，所以我已可不必再操心了。——但爲防備萬一起見，我再使她變成一個啞子。現在，我再對你們說一句話：你們雖然不會加上歲數，但不要以爲就此永生不死，你們要時常遭受種種的災難！」

「當林戈洛說了這些話以後，文加喬逼着達爾辛仙女坐到那輛攜着蜥蜴皮的車子裏去。忽然，她們三人和那輛車子，都一齊消失不見了；直到如今，就此不曾見過達爾辛仙女的形跡。」

那隻獅子不絕的說，不斷的流下熱淚來。在眼淚落下來的地方，忽

然開了兩朵血紅的薔薇花。

光查脫靜聽了好一會，這時就問道：「你的話我已明白了，但究竟爲什麼仙女的女王，不幫助達爾辛仙女呢？」

獅子說：「你這疑問，也是難怪的。可是在這世界上，三百年，說來雖是很久長的歲月，但在仙女的國內，却祇不過等於二三天罷了。因爲女王不知道達爾辛的那根珊瑚杖已被人拿去了的緣故。——現在最要緊的第一，是用那根珊瑚杖來呼喊女王。」

「那固然有理！但我先要把達爾辛救出來，叫她解除你們的魔法；不知達爾辛現在究竟在那裏？」

「那我倒也不大知道。但前天有一隻老鷹飛來，落下一張寫着什麼的紙條來，我拿來一看，原來是達爾辛仙女寫來的信，信內說，如果要

救達爾辛，第一必須尋着那根珊瑚杖；並且信上又說，她現在被關禁在名叫洛美司太的地方，是在山頂上的宮城中。

「地方既然知道了，那就不要緊了；我立刻就要動身前去，因為我已有你們所給我的魔法的禮物。」光查脫精神飽滿地這樣說。

「那不成！那不成！因為我們的禮物，對於那兩個可惡的仙女，是全無一點用處的。我們再換些禮物給你吧，這一定是有用的，你請先睡在地上。」光查脫就依命睡在地上。獅子很鄭重地又說道：「諸位，大家把禮物給光查脫吧，把一切神妙不可思議的東西……」

這時，那隻白鴿輕聲地唱起歌來。光查脫聽了那歌聲，就呼呼地睡去了。當光查脫睡着的時候，那些走獸輪流着用手足輕輕地碰碰光查脫的額角、嘴巴和兩只耳朵。

不久，光查脫醒了轉來。那隻獅子走過去激勵他說：「你睡着的時候，我們已經把能够明白各種走獸和鳥類的話的不可思議的能力給你了。我們想，那一定是很有用處的。——唔，請你趕快去吧，那仙女的女王一定在保佑你的。」

於是，光查脫便向大家作別，動身探訪林戈洛的宮城去了。

### (三) 小人國

光查脫走了十五天光景，才走到三星國的國境。他休息了一會兒，想去購辦一點糧食，就走到一家小店裏去，小店裏走出一個身材矮小的老伯伯來招呼他。

「老伯伯，請問到洛美司太是怎樣走的？」光查脫問。

「到洛美司太去別胡說！雖然以前也很有人去過，但沒有一個生

還的人。因為要到那邊去，一定要經過一個大人國和小人國，否則就休想去。可是，小人國即使被你安然無事地通過了，但一定會在大人國裏被殺死的。這雖然不關我的事，但請你不必冤枉去送死！」那老伯伯很誠懇地這樣告訴他。

「我因為有要緊的事，非去不可。對不起，請告訴我怎樣走。」

因為光查脫很固執地問，那老伯伯沒法，就把走法教給了他。光查脫臨走的時候，送兩塊錢給那老伯伯，算是謝他，老伯伯快樂得很。

光查脫別了老伯伯以後，走到一條小河邊來。他想，這條河一定就是國界，就渡過河到了對岸去。到了對岸以後，他忽然看見有許多很矮小的人走過來，包圍着他。那些矮人，就是其中最長大一點的，也祇及得光查脫的腿彎那樣高。

光查脫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不理他們。那一隊矮人先在他的手上腳上畫了一個「十」字，就杭噴杭噴地把他扛到首領的地方去。

那首領的身材雖然也很矮小，但相貌真是怕得很。光查脫被扛到首領的跟前，他想起這時應該用孩提時沙朗先生教給他的小人國的語言了，就問道：「我究竟犯了什麼罪？」

「你別放肆！這裏是有法律的，規定凡是沒有波爾加辛三世陛下的許可證，擅自入境的人，都一概處以死刑。」

「我實在不知道那條法律，這回請開恩饒了我吧！」

「好！我們這國家正很窮着，你如果到明天能交出五百萬塊錢來，就饒過你，萬一你失了約，就要你的命！」

這樣，光查脫就被關在監牢裏了，竟沒有辦法。

忽然，不知從什麼地方走來兩隻很大的老鼠，在光查脫的監牢的地下爬着，說道：『可惜那光查脫聽不懂我們的話。如果聽得懂，我們就可告訴他：在這地下的地下室裏，有亞利·白伯大王的寶物埋藏着，祇要拾開那塊四方的石頭，就有一架走到地下室去的梯子。』

『是的，亞利·白伯大王的寶物，足足有千萬元呢！如果他能夠聽懂我們的話，那就多麼好！』

可是，光查脫却已經由森林裏的那些走獸給他能夠明白一切動物說話的能力。

不久，到了早晨，那首領帶了一個劊子手走到監獄裏來。光查脫見了這情形，毫不害怕，坦然自若地說道：『你說交出五百萬塊錢就饒過我麼？你如果給我一張許可證，許我在這國內自由走動，別說五百萬塊

錢，再加上十倍也可以！」

那首領聽了，莫明其妙，他就拿出一張桑葉來，在上面寫了幾個奇妙的字，說這是旅行許可證，交給了光查脫。

「可是，錢在那裏？」

光查脫回答也不回答，就揭開了那塊四方的石頭。那首領一看，底下滿是金銀寶物，像山一般堆着。

「就饒了你罷！」光查脫聽了這句話，立即走了。

(四) 大人國

光查脫走了出來，心裏暗想：「以後決不再到小人國裏來了！」就目不旁顧，逕向林戈洛的宮城走去。

不久，光查脫終於到了大人國。他想：「萬一被巡查的兵看見了，又



有一個又長又大的人走來，把光香脫一把攔在手掌。

是不得了的！』他就偷偷地躲到樹林裏去，但不料已經被他們看見了，立刻有一個長人走來，把他一把捏在手裏。

那長人發出幾聲像雷鳴似的響聲，就有十來個裝束很古怪的兵走來，把光查脫抓住，拿到荒涼的深山裏去，把他綁在一棵樹幹上。

「你究竟得了誰的應許，到大人國裏來的？」有一個長人大聲地這樣問。

「我因為不知道不許入境，所以闖了進來了。」

「如果沒有最高評議會的許可證而擅自入境的，無論誰，都一律處死刑，這是我們國內的法律！」

「千萬請你特別開恩！但不知怎樣才能邀你赦免？」

「你如果到明天能拿一千枝槍來，就饒赦你。」

「可是，這樣綁着，別說一千枝，不是一枝也不能拿出來的。」

「哈哈，哈哈……但是，你如果立誓說不逃走，我就把繩子解去。可是，你如果違約，那可不成！到處都有兵守着，你逃也逃不掉的！」那長人把縛住光查脫的繩解去後，就不知去向了。

這時，在光查脫上面的樹枝上，有兩隻雀在交談着這樣的話：「喂，你看，下面那個人的性命，總有些難保了。」

「我覺得不見得！那長人所提出來的條件，並不是做不到的；如果能懂得我們鳥類的話就好了——祇要告訴他，叫他到那黑山頂上去敲幾下，那佛爾干就會走出來的；佛爾干一出來，就不成問題了。」

但是那隻雀的耽心，其實是不必的，因為光查脫是有懂具得鳥類說話的能力的。

光查脫立卽爬上那座山，在山頂上敲了三下，忽然，正如那隻雀所說，有一個長人走出來，一手拿着一柄鐵鎚，一手拿着一雙火筷。

「誰叫我？」那長人這樣說，聲音幾乎震動全座山。

「我要定造一千枝槍，並且要今天一夜間就造好。代價，你要什麼就什麼。」

「知道了！但爐子還得生起火來，你去把對面山上的樹都斬了來，在兩小時內便要的好麼？」說着，長人指着對面山上一片綠色的樹，說罷，忽然不見了。

光查脫本想一千枝槍已不生問題，心裏已很放寬，但現在要他去把那些樹斬來，又看來是個很難的難題，不免又着急起來了。這時，他忽然看見地上有兩個螞蟻在扛着很重的東西，路上滿是散石子和枯樹

枝，兩個蟻走得非常喫力。光查脫見了，就替牠們把路上的障礙物拿開。

這時，忽然有一個螞蟻說道：「這是一個難得的好人！他雖然在自已也顧不週全的時候，仍是不忘記照顧人家……他如果能懂得我們的話，佛爾辛提出來的難題，就不難解決了。」這樣一說，另一個也說道：「是的，他只要向這棵樹底下掘下去，就有魔法師藏着的生着銀毛金齒的鼯鼠住着。他只要找到那鼯鼠，無論怎樣大的樹，也能於一秒鐘之間咬斷的。只要把那鼯鼠拖出來，指着那一片綠樹，嘴裏唸道：

「金齒銀毛的鼯鼠，

快把對面山上的樹

齊根咬斷！」

這樣，立刻把問題解決了。」兩個螞蟻只顧說着，等到光查脫用螞蟻的

語言說聲『多謝』向牠們道謝的時候，牠們就很吃驚。

不久，光查脫就向地下掘下去，果然有一隻鼯鼠跳了出來。光查脫依照螞蟻的話，向那集鼯鼠一說，鼯鼠就鼓起銀翅膀，直向對面的一片綠蔭蔭的樹林飛去了。不到五分鐘光景，那些碧綠一片的樹林，就裸裸倒下，山完全變成了禿山。過了一會，那隻鼯鼠回來，光查脫便向牠謝了一會，仍舊給牠用泥蓋好。

光查脫看樹已完全斬倒，立即再去見佛爾辛。他在黑山上敲了三下，佛爾辛就出來了。『佛爾辛，我已經遵命辦妥了，請把剛纔托你做的槍給我。』光查脫一見又高又大的佛爾辛，就這樣說。

佛爾辛本來很瞧不起光查脫，以為這樣矮小的人，是不會有一點本領的，但現在眼見那一片森林，果然完全被他斬倒，不禁驚奇起來。這

時，佛爾辛忽然向天空拍了兩下手，轉瞬之間，有一陣怪風吹起來，把對面山上斬倒在地上的樹，全都吹了過來；同時，怪風又突然停止。隨後，他又用鐵鎚在山岩上敲了五下，立即有三個獨眼的長人走了出來。

「喂，給我去拿一千枝槍來！」佛爾辛這樣吩咐後，過了一會，那長人就拿了一千枝槍來。

光查脫接了一千枝槍，立即去交給首領。首領歡喜異常，就給了他一張可以自由通行國內各地的許可證。所謂「許可證」說來雖似乎很冠冕堂皇，其實祇不過是一張椰子葉，在上面寫了幾個又不像字，又不像畫的東西罷了。

### (五) 洛司太山

不久，光查脫就到了高聳着的林戈洛宮城的那座山腳下。他立即

爬上山去，但因為山路很崎嶇，路上還有三四條流水很急的河，所以不大容易爬到宮城邊。他走了三小時以後，就走到了築着宮城的平地上。他深怕被人瞧見，就去躲在草叢中，一直躲到夜裏。

不久，天黑了，他就偷偷地走到城邊來，從皎潔的月光中望過去，他看見有一個美麗的女人，站在最高的一層塔上，很傷心地哭着。奇怪的是：她的淚水落下的地方，便有血紅的薔薇花開出來。光查脫看見森林裏的那隻獅子和這女人的眼淚，都能變成薔薇花，便確然深信達爾辛已成爲俘虜，於是更覺得憤激異常，勇氣百倍。

光查脫當即摘下一張樹葉，在上面寫了以下的幾句話，繫在一塊小石上，向塔頂擲過去：『我是魔法森林裏的獅子教我來的。我是因為要解除牠們大家的魔法和救你而來的。』

這張字條果然擲到了達爾辛的手中。達爾辛讀了，快樂得很，眼淚更加直淌下來，不久，便有一架薔薇花的梯子生成了。於是，光查脫就登上梯子，不費事地到了達爾辛的身邊。

光查脫先把詳細情形說了一遍。達爾辛雖然很想回答些愉快的話，但她已被那可惡的仙女林戈洛使她變成了啞子，所以一句話也不能說；沒有法子，她就用筆在樹葉上寫給光查脫看。她這樣寫着：「我非常感激你。可是，我因為那根珊瑚杖被那文加喬拿去了，所以什麼事也奈何不得；只要那根杖再回到我的手中，要解除森林中的那些走獸的魔法，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我現在不知道那根杖究竟在什麼地方，想來不會在十分遠的……」

「我非等到拿到那根杖，決不離開這座城！我要即刻就去找！」光

查脫這樣罷說，就沿着那薔薇梯子走了下來。等到他跨到地上的時候，那梯子就不見了。

光查脫覺得肚子餓了，喫了預先帶來的糧食以後，一面又喫着樹上的果實，一面就去找那根杖去了。他想：『在這樣的時候，如果把以前獅子給他的能够隱去身體的那根毛帶着，該多麼好！』他一面這樣想，一面躲到草叢裏去。後來，他向四周一看，看見有一條波濤汹涌的急流，要渡過那條急流，是絕對做不到的；至於要爬過這堵絕壁，更是難上萬倍。他想，自己的性命說不定就要送終在這裏了。他一面這樣想着自己的不幸，一面不覺睡去了。

「囁，囁……」

後來，光查脫被這聲音驚醒，睜開眼來看，是原來一隻青蛙。忽然，又

有一隻青蛙跳過來，招呼說：「列列君，怎樣，不是還很早麼？」

「啊，我想是誰，原來是皮皮君！因為主人被林戈洛叫去了，不在家裏，所以我走出來透一口氣。」

「吃了一生一世的苦，你也真是太可憐了！究竟爲什麼你的主人把你放在洞裏？你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老實告訴你，我其實並不生來就是青蛙！」

「那麼，原來是什麼呢？」

「你猜猜看。」

「你的秘密有誰會知道，趕快說出來吧！」

「那麼，就說給你聽吧。老實說，我就是達爾辛那根珊瑚的魔法杖。因爲他覺得就這樣把那根杖放着，有些危險，所以林戈洛那個傢伙，就

我使變成一隻青蛙。並且，爲防萬一起見，又把我放在這樣的洞裏，叫替他拖車子的那六隻裏的一隻最可惡的監視我。那傢伙在的時候，我就不能走到洞外來。」

「這樣說來，那麼，你是再也不能回到達爾辛那邊去了？」

「那倒也不見得，不過很不容易。只要用藏在這急流裏的不知什麼地方的那塊紅絲石，把那監視我的傢伙打死後，就好了。」

「紅絲石麼，我倒知道的！那是在蘆葦裏張着一個網的那隻怪蜘蛛守着。」

「那麼，只要把那隻蜘蛛捉來就好了！」

「那談何容易！不但不能捉到牠，就是單單跑過去，一不小心，性命就送掉了！——唔，真是叫做「說起曹操，曹操就到」那傢伙走來了！乖

人不吃眼前虧，還是趕快逃吧！」

光查脫靜聽着牠們的話，覺得那隻蜘蛛來得正好；他便偷偷地躲着，想趁勢一下打死牠，所以摒着息，張望着。

過了一會，那隻蜘蛛發出悲哀的聲調，自言自語的說道：「那隻青蛙的可惡傢伙，竟藉詞說我侮辱牠，叫我看管那塊紅絲石！真可惡，最好有誰來一拳打死牠。」

「我來替你打吧！」光查脫說着，就走到蜘蛛的身邊去。

「什麼，你會說蜘蛛的語言麼？唔，請過來，別怕！」

「怕？我是根本不知道怕的！」

「你真膽大如天！唔，你替我鑽進這網裏去，把蘆葦裏那塊紅絲石拿出來。」

光查脫把蘆葦分開，忽然看見裏面有一個很大的洞。那隻蜘蛛早已吐出絲來，做成一架像繩梯的東西，通到那個洞裏。

『你從這裏下去吧！』

光查脫不費力地走了下去，不久，走到了洞的底下，那地方很大，並且很奇怪，連一滴水也沒有。光查脫剛走進那裏，就聽見『嚙嚙嚙』的青蛙叫聲，隨後，有一隻很大的青蛙走了出來。光查脫一瞧見，就把那塊紅絲石猛向那隻很大的青蛙擲過去，頓時，那隻青蛙就氣絕身死了。旁邊那隻名叫列列的青蛙，見了快活得很，立即走過來和光查脫握手；同時，列列忽然已不是青蛙，恢復成原來的珊瑚杖了。

光查脫以爲時不宜遲，立即從梯子上走來。他向那隻蜘蛛行了一個禮後，立即想回到城裏去會見達爾辛。『魔法的杖帶我到達爾辛那

邊去！」光查脫這樣一喊，頃刻之間，就站在塔頂上的達爾辛的面前了。他再仔細一瞧，那根珊瑚杖忽然已在達爾辛的手中了。

達爾辛因爲拿回了那根珊瑚杖，又能發揮魔法，所以便能和以前一般開口說話了：「恩人光查脫，我們還是趕快逃開這裏吧！林戈洛如今對我雖已無能爲力，但是對於你，却還是照常能够施魔法的。」

於是他們兩人就急急地走出了城。那時，他們又從馬棚裏偷了兩匹馬，騎在上面。他們騎上那兩匹馬，就不管是山是水，都像平地一般，能够安然渡過了。

達爾辛當將要出發的時候，用珊瑚杖點着開在旁邊的白薔薇花。光查脫見了，有些不明白，問道：「這是什麼道理？」達爾辛回答說：「這樣一點，就有濃烈的花香吹進宮裏去，那些人們嗅到了，就睡去，要

過了五天才得醒轉來。在這五天以內，我們大概能够平安無事到了三星國吧。唔，去吧！在路上我們再商量拯救魔法森林中的那些走獸吧。」  
這樣說過以後，他們兩個就向三星國去了。

(六) 林戈洛的祕密

到了離洛美司太宮城已經很遠的時候，他們兩人才講起話來。

「要解除林戈洛所施的魔法，是非常不容易的！首先，一定要有誰在你第一趟會到比得林的那條小河旁，笑着哭着；並且，一刻兒笑，一刻兒哭，又是沒有用的。」達爾辛先開口這樣說。

「那確是很不容易的呢！但是，似乎也並不是十分難的。——可是，現在也別去管他，此刻我們將要到大人國了，這個國家是不准外國人過境的，怎麼辦呢！」

「你放心好了！如果被他們捉住了，我有法子逃的。」

「可是，那樣不免要浪費時間了。啊，好在現在恰巧是夜裏，只要把兩套盛甲，給那巡查的兵就好了。」

「單單那樣就可以了麼？那很容易！」達爾辛一邊這樣說，一邊從馬上伸出手去，用珊瑚杖點點生在路旁的一棵松樹的樹枝，這時，便有兩顆松果落下來，變成了很合那巡查兵帶的盛甲。

「我們把這送給你！」光查脫這樣說，就把盛甲給了那巡查兵。

那巡查兵正想買一套盛甲，見了非常快樂，就很客氣地讓他們通過了。

次日夜裏，他們到了小人國。

「這裏的巡查兵，正在要一間小屋子。」達爾辛聽了光查脫這樣

說以後，就說道：『那再容易沒有了！』立刻用那根珊瑚杖，敲敲足邊的一塊石頭，忽然變成了一間小屋子。光查脫就對那巡查兵說：『我們把這間小屋子送給你，以後，你不會再遭雨打風吹了。』那巡查很快樂，就沒有一點兒留難，讓他們通過了。

等到天將亮的時候，他們已趕到三星國的境內了。

『現在我們總算已經安然到了，但我還不明白：你究竟打算怎樣去解除魔法森林裏的那些走獸的魔法？』

『我還沒有決定辦法。雖然這話稍嫌不大切實，我以為那仁慈的女王，一定會替我設法的。但第一先該使林戈洛母子兩人失去做惡事的能力。因為她們如果有這做惡事的能力，就一味無法無天。但如果要這樣，首先應該使她們母女兩人分離。因為她們所以會那樣無法無天，

全是由於兩個人住在一起的緣故；把她們分開，他們就無能爲力了。但困難的，就是怎樣把她們兩個分開呢？」

(七) 淚和笑

後來，到了第三天，光查脫和仙女達爾辛到了三星市。烏拉迪密洛王見了安然歸來的兒子，他的父母都快樂得什麼似的。

那天夜裏，就在宮裏開了盛大的歡迎會。但那夜在被招請來的一羣人中，有一個相貌很難看的名叫青左拉的年老的侯爵，這人最喜歡得非常年輕，所以染了鬚鬚，裝上假髮，又很喜歡嗅鼻煙。

宴會開始後，因爲侯爵的坐位排在光查脫的父親彼特洛和母親馬太的當中，他就勃然大怒，說道：「豈有此理！叫我那樣位高望重的人，和這樣的鄉下人坐在一起！」光查脫聽了，自然不高興。侯爵的坐

位立即移過，宴位總算平靜無事地告終。

當來客大家將走出王宮的時候，烏拉迪密洛通知大家說：「明天，在那魔法森林中開園遊會，請大家都來出席。」大家聽了，不覺臉色泛青，因為素來沒有人敢走到魔法森林去的。但因為這是國王的吩咐，不便當場拒絕，只得含糊地答應了。

到了那天的早晨，就有許多衣衫很新的人們，向森林的入口地方走來。等到來客到齊的時候，光查脫和甲新太公主走在前面，一同走到森林裏去。

當走了沒有多少時候，光查脫遇見那隻青色的小鳥，歇在一棵松樹上。光查脫輕輕地向那隻小鳥囁了幾聲，那隻小鳥立刻飛去，歇在光查脫第一趟會見比得林的那條小河旁的一棵橡樹上。光查脫和甲

新太公主跟在後面走去。別的一羣人大家莫明其妙，也跟在他們後面走去，不久，大家都齊集在小河邊。

「國王，就在這樹的下面設宴怎樣？」光查脫向國王說。

「很好！」國王表示同意。

國王當即命令設起席座來。席座設成爲一個圓形，國王坐在正中，大家圍着他。侯爵剛坐在草地上，就拿出鼻煙來嗅，接着，連連地打了幾個噴嚏。他把手伸到衣袋裏去摸手帕，但摸遍幾只袋，一塊手帕也沒有。光查脫見了，就把自己的手帕交給他。侯爵接了，就在臉上揩着，但一揩去，把搽在臉上的粉揩去了，立刻顯出幾條很粗的青筋。國王不禁哈哈地大笑起來，一羣客人也都個個笑個不停。侯爵被大家笑得動怒了，就拍手頓足地罵了。

正在這時，那隻歇在橡樹上的小鳥，忽然飛下來，啣了侯爵頭上的假髮飛上去了。侯爵非常惱怒，奔來奔去想捉住那隻小鳥。大家看了，不禁捧腹大笑，不單是笑，因為看了侯爵的模樣過於古怪，竟至笑得流下淚來，這的確可說是流淚的笑。

眼淚一落到地上，忽然便有如同山崩一般的巨聲發出來，同時，那座魔法的森林忽然不見了，又現出和以前同樣的兩個很大的城市。尤其奇怪的，便是剛才的那些飛禽走獸，都倏然一變，變爲人了，個個額手喜慶着。

從前的那隻獅子，也變成了一個美貌的青年，走到光查脫身旁來緊緊地抱着他。

過了一會，達爾辛召集許多人來，說道：「今天下午，我在那座大理

石的宮裏，略略備一點茶點，請大家都來。」

大家聽了，都立即高高興興地答應；但獨有那侯爵却非常憤怒，獨自一個人回到自己的家裏去了。

(八) 火和水

當一羣客人一齊到了達爾辛的宮裏的時候，忽然聽見在遠遠的天空中發着奇怪的聲音。他們還在紛紛議論，莫明其妙的時候，忽然看見林戈洛騎在一條噴烟吐火的龍趕來了；文加喬自然也在，他騎在後面的龍尾巴上。

達爾辛瞥見了，立即揮舞珊瑚杖，招呼那女王。忽然，那女王坐在一輛用兩隻鷹拖着的輝耀奪目的車子上，從雲端裏出現了；那用太陽光織成的女王身上的衣服，像虹一般美麗。

達爾辛跑到女王的腳邊去，把事情詳細地報告了一遍。林戈洛母女兩人一見女王，早已一動也不能動彈了。

女王聽了達爾辛的報告，就怒目看着林戈洛母女倆，說道：『你們真是十惡不赦的壞東西！無論使你們生得怎樣醜陋，也還是絲毫沒用；現在，把你們兩個分開，使你們不能再幹惡事，因為你們在一起，就要想做惡事的。現在，叫林戈洛變做水，叫文加喬變成火！』女王這樣說着，就用一根真珠杖點點林戈洛母女兩人。這時，不但她們兩個立刻不見，連那條可怕的龍也倏忽不知去向了。

『我現在已把她們兩個，趕到人們看不見的地底下去了。現在，那怕她們想住在一起，因為一個是水，一個是火，無論怎樣也做不到了。』女王這樣說罷，又向達爾辛說道：『你已經遵守我叫你的不屈不撓，堅

守正義的信條了。現在，你要什麼，我都可以給你！」

「那麼，請你把仙女的資格，給那以前是獅子的青年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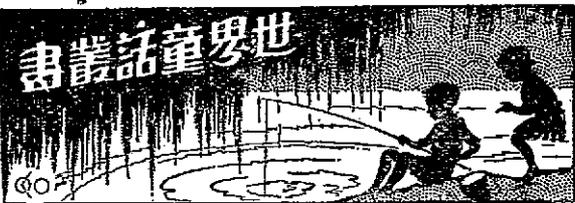
女王答應了達爾辛的要求，就用魔法杖點點那青年。

「啊，多謝！這樣，我就能和達爾辛結婚了！」青年不禁快樂地叫了。

這時，森林裏的走獸，已全都恢復成了人。不久，光查脫和甲新太公主，以及青年和達爾辛這兩對男女，被大家包圍着，到結婚的禮堂裏去。後來過了十五天，三星國各地便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典禮。

過了幾年，烏拉迪密洛王逝世，光查脫就接替王位，以後，三星國就更加強盛起來。

# 世界童話叢書



這套叢書，是選譯世界上各國著名的童話，材料很豐富，內容很新穎，敘事很有趣，譯筆很暢達。每一個國，編成一冊，陸續出版。可供高級小學和初級中學學生作為課外的讀物。

土耳其童話集	許達年譯	一冊	六角
印度童話集	許達年譯	一冊	六角
法國童話集	許達年譯	一冊	六角
荷蘭童話集	康同衍譯	一冊	六角
意大利童話集	康同衍譯	一冊	六角
西班牙童話集	許達年譯	一冊	六角
埃及童話集	許達年譯	一冊	(印刷中)
丹麥童話集	許達年譯	一冊	(印刷中)
波斯童話集	許達年譯	一冊	(印刷中)

中華書局出版



美國格伯(Graeber)原著 廖凡譯 一冊 一元二角

# 希臘民族的故事

此書原名(The Story of the Greeks)早已風行一時，美國學堂採用為教本者，不計其數；即在吾國，亦久受學界歡迎。蓋以故事體裁，灌輸歷史知識，文字淺顯，分課簡短，學者稱便；且希臘神話歷史最感興趣而有價值，內容自希臘民族之起原，至希臘之滅亡止。其中如若孫之探險，伊第激思之身世，斯巴達之教育，奧林壁之賽會，突洛伊之大戰，荷馬之詩歌，蘇格拉底之死亡；下至馬頓之戰役，亞力山大帝之征伐，皆中學生不可少之常識。或採作課外讀物，或與原文對照，為學習英文自修之助，皆極相宜。譯筆明暢，曾經林語堂先生詳細校閱，尤為可貴。原書圖畫一併列入，可增加讀者興趣不少。

# 現代英倫

## 江紹原編

本書主文各章，為英國民俗學會會長瑞愛德氏原著，中述現代英格蘭各地所流行之生婚喪葬，風俗習慣，鬼怪迷信等等。編者江復先生參攷英德文辭書十餘種，民俗學專書及雜誌多種，或譯其文，或撮取其大意，做成七個附錄。凡歐美民俗學之由來，現狀，趨勢，成績，均略論及。並提議用「民俗學」為此學之學名，及中國民俗學者應認定的研究範圍，主要觀點(物觀)，與工作種類。文筆流暢，是絕妙的消遣讀物，附錄尤為欲知民俗學今後在中國之進展者所不可不讀。

# 吉利謠俗及謠俗學

一冊

一元

# 中華書局出版

# 說小作創

石子繼	沈從文著	一冊	五角
阿鳳	冷西著	一冊	五角
虹	胡山源著	一冊	八角半
春之罪	茅以思著	一冊	五角半
愛神的玩偶	孫孟濤著	一冊	五角半
旅店及其他	沈從文著	一冊	五角
輪盤	徐志摩著	一冊	六角
休息	王實味著	一冊	二角半
口供	郭子雄著	一冊	三角半
少女書簡	夏忠道著	一冊	三角半
幻醉及其他	謝冰季著	一冊	七角
玫瑰的刺	廬隱女士著	一冊	八角
惆悵	吉仲蘇著	一冊	二角
同情	李劫人著	一冊	三角半

版出局書華中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印刷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發行

圖書雜誌審查證審字第四八〇號  
世界書局 西班牙童話集 (全一冊)



(外埠另加郵匯費)



原著者 豐島次郎

譯者 許達年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 )  
(-(-(-(-

標商册註

